

田七郎



新版

律風堂

田 七 郎

田
七
郎

原著：蒲 松 龄
改编：田 秋
绘画：周 申
封面：杨 顺 和
扫描：小 葵
脚本：菱 纱
制作：玉 娇 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内容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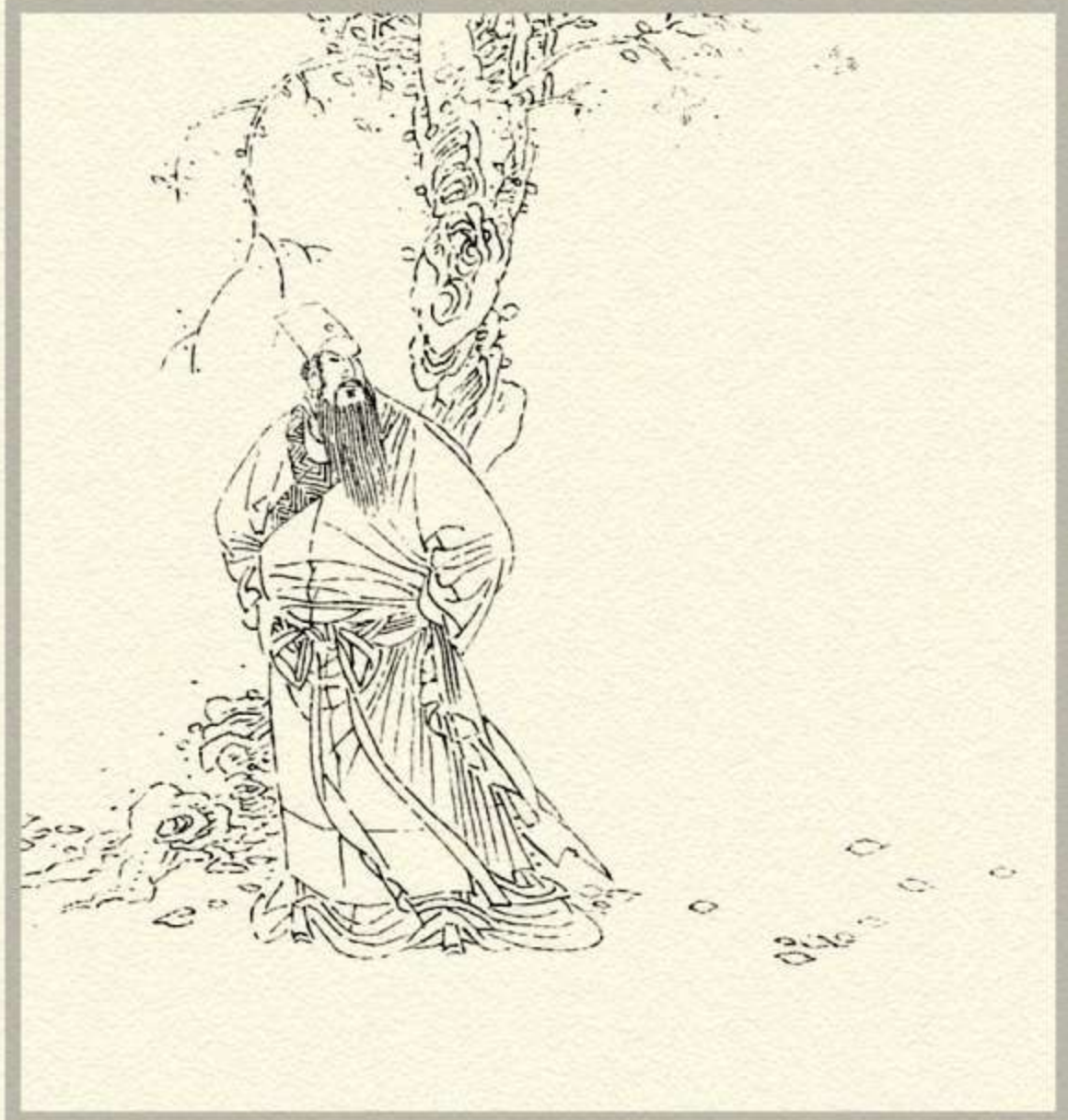
辽阳人武承休，富有，豪爽，虽喜好结交朋友，但常感叹自己没有生死至交。一次，他有缘认识了正直、豪爽、纯朴、善良的青年猎户田七郎，对其十分心仪。承休见七郎家境清贫，常想以钱财接济，但七郎从不接受他的馈赠。一次，七郎因误伤人惹了官司，承休竭力相救。七郎甚以为念。后来，武家因赶走恶仆之事，引来了无数的麻烦，还遭遇了官司。以前受过武家恩惠的人都远远躲避。只有七郎，不事声张，杀死恶仆和所有欺负武家的歹人，用生命为武家报仇雪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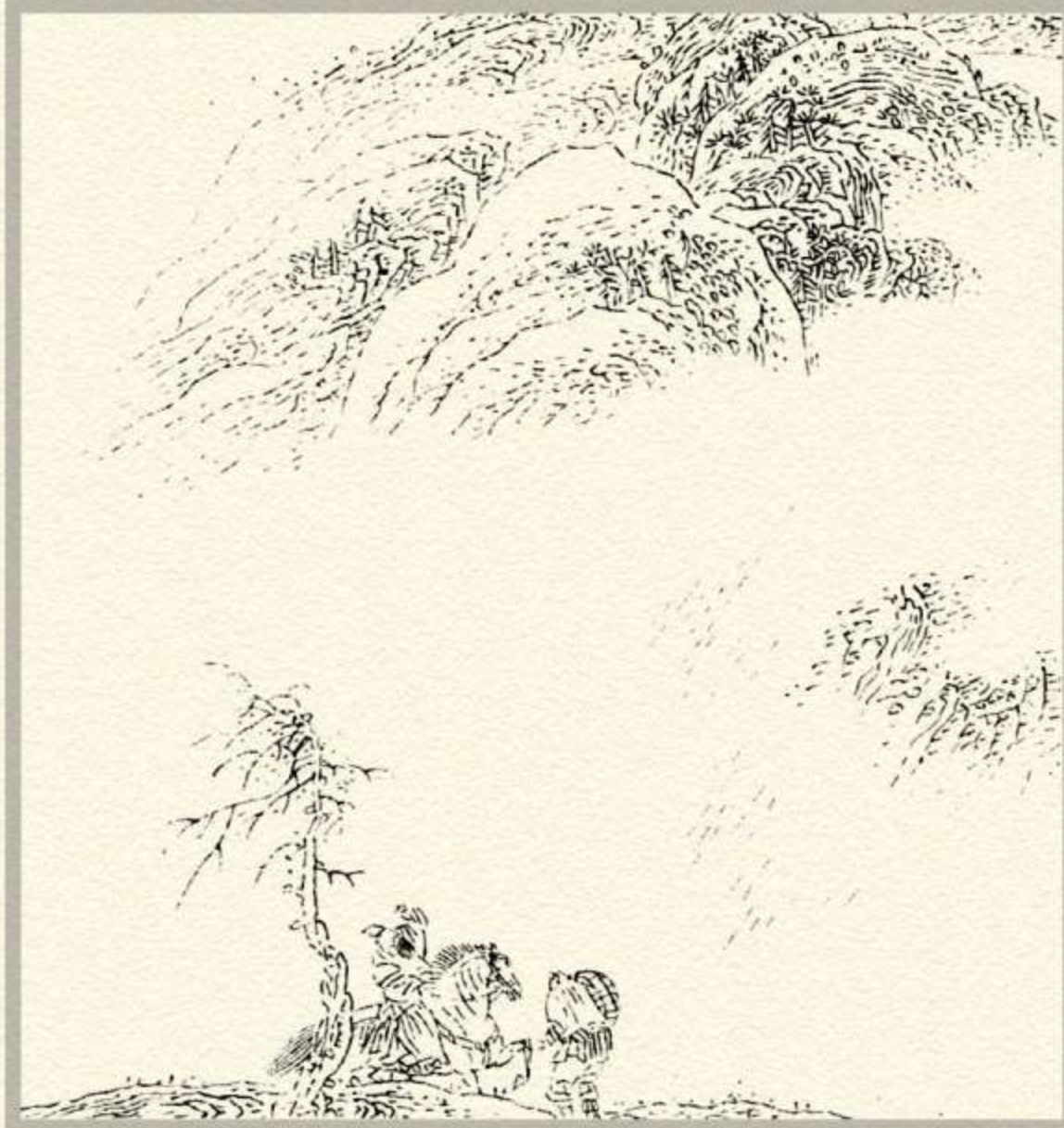
辽阳人武承休，家中甚富，为人慷慨更喜结交。
当地文人学士，武师剑客，都与其交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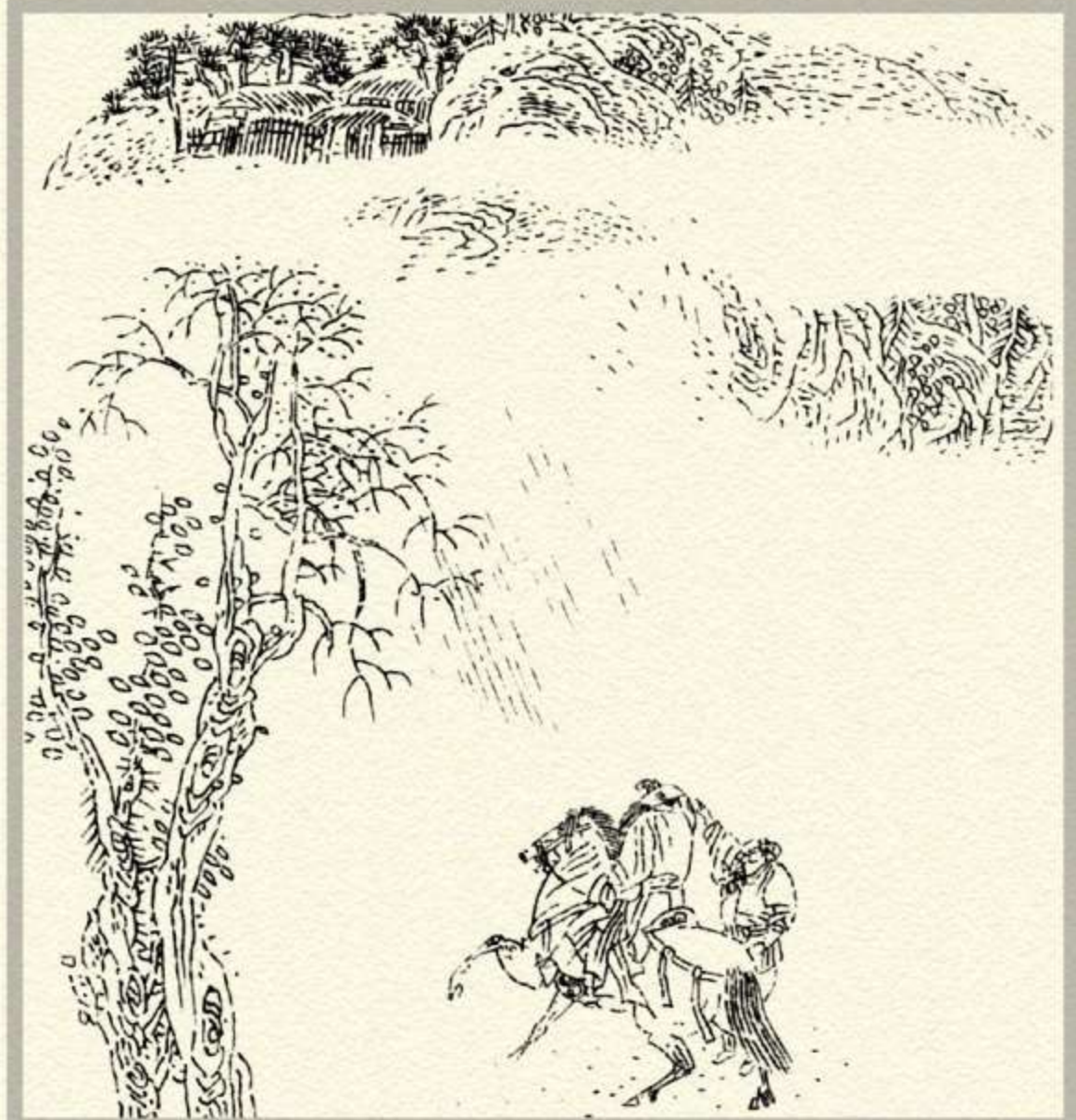
武承休人到中年，閱歷已深，常暗自嘆息，過去
交友最多，但同生死，共患難的，一個皆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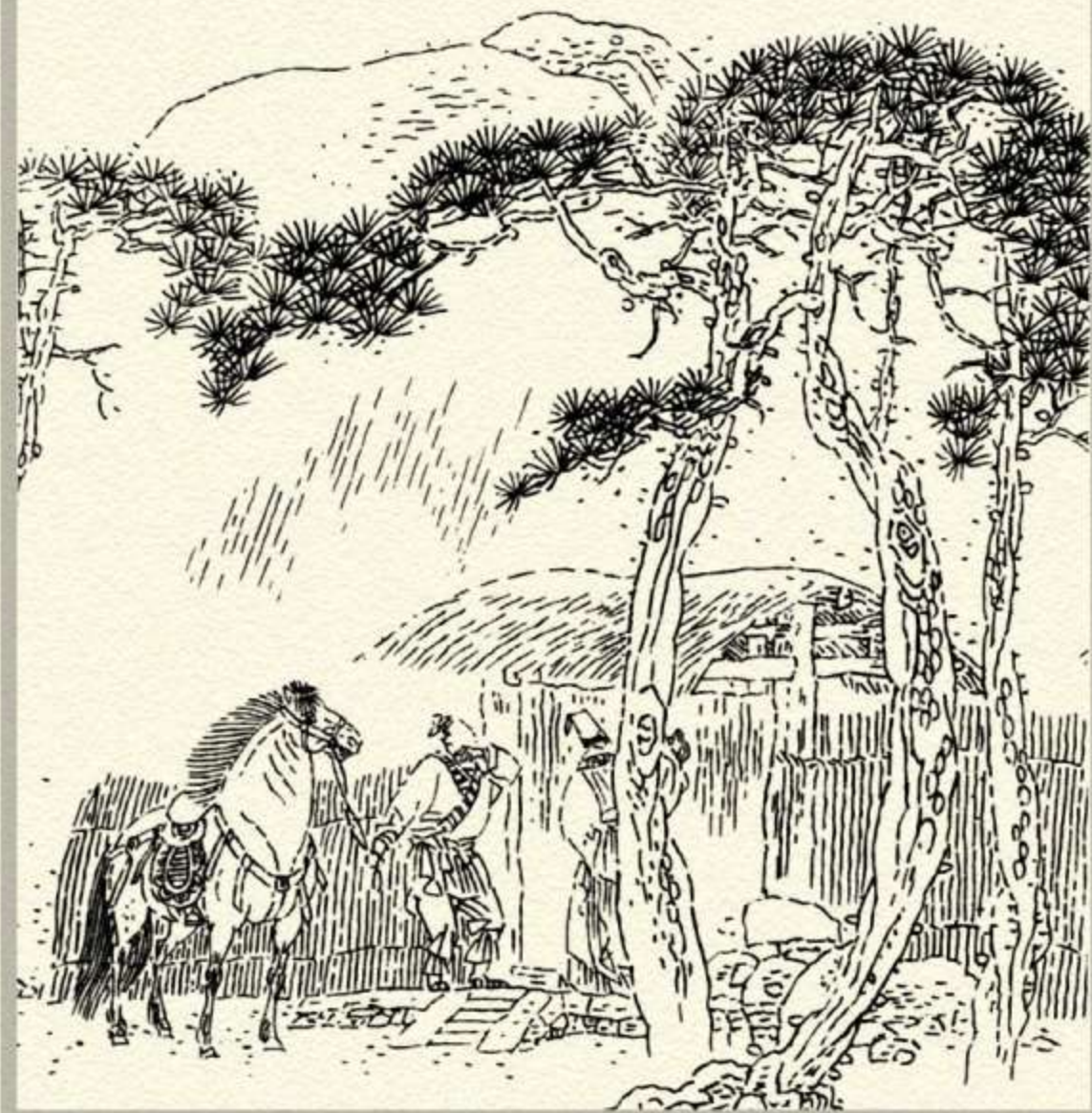
返日，他访友归来，途中忽遇大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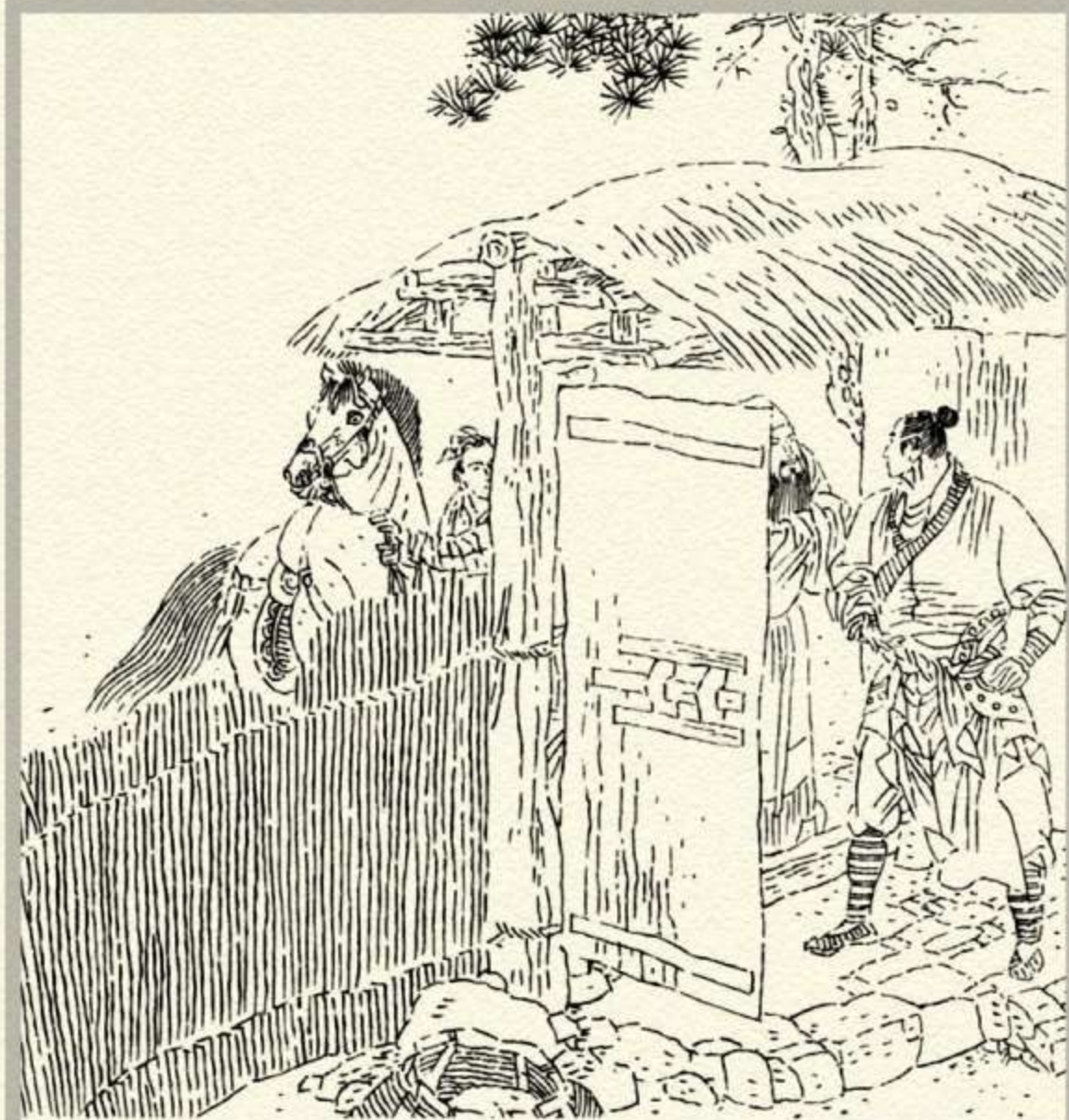
从雨雾中望去，山腰松林中有茅屋，便带仆人，策马赶去躲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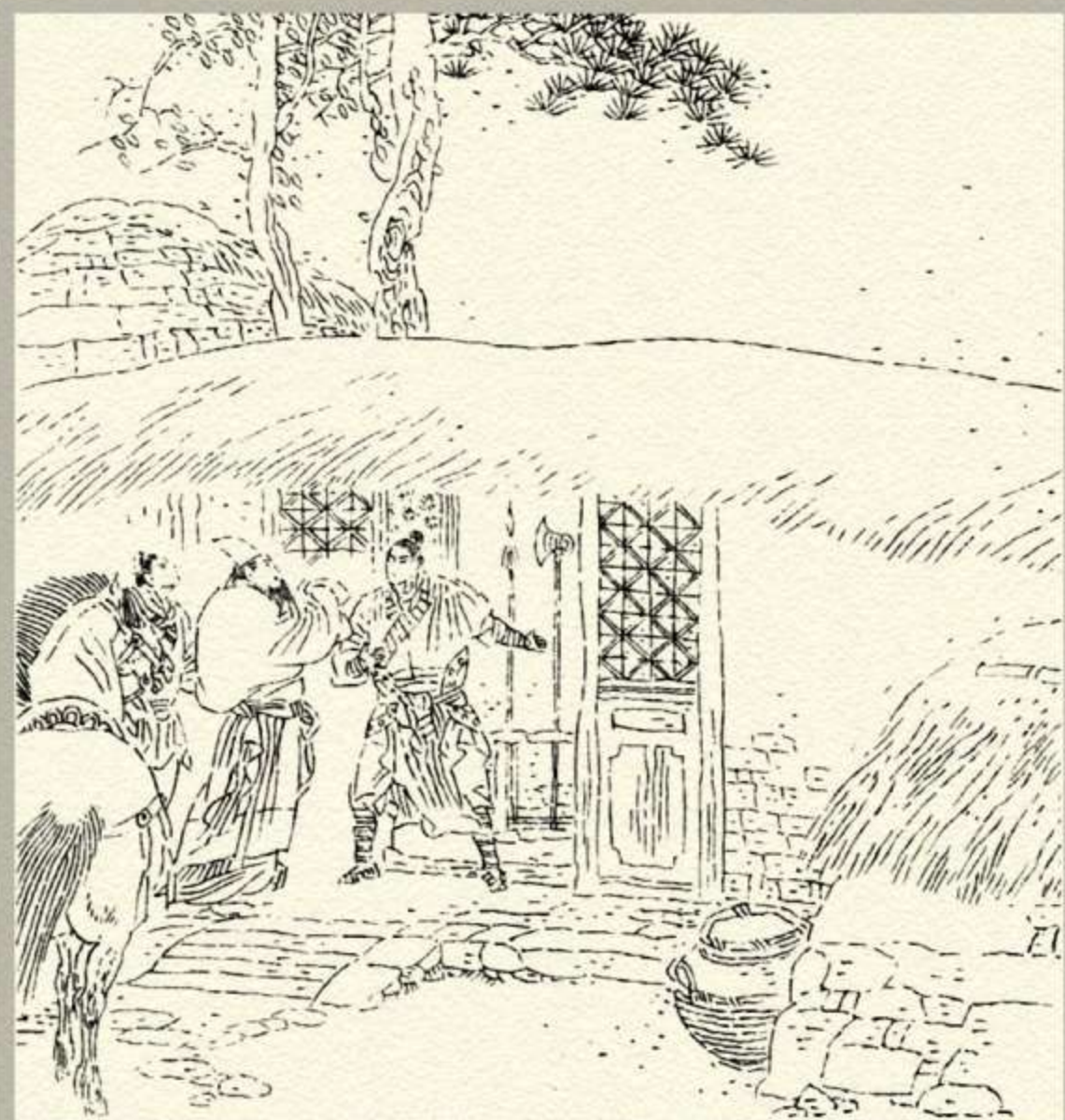
茅屋里静悄悄，两扇板门紧闭。承休不想惊动主人，便下马在屋檐下躲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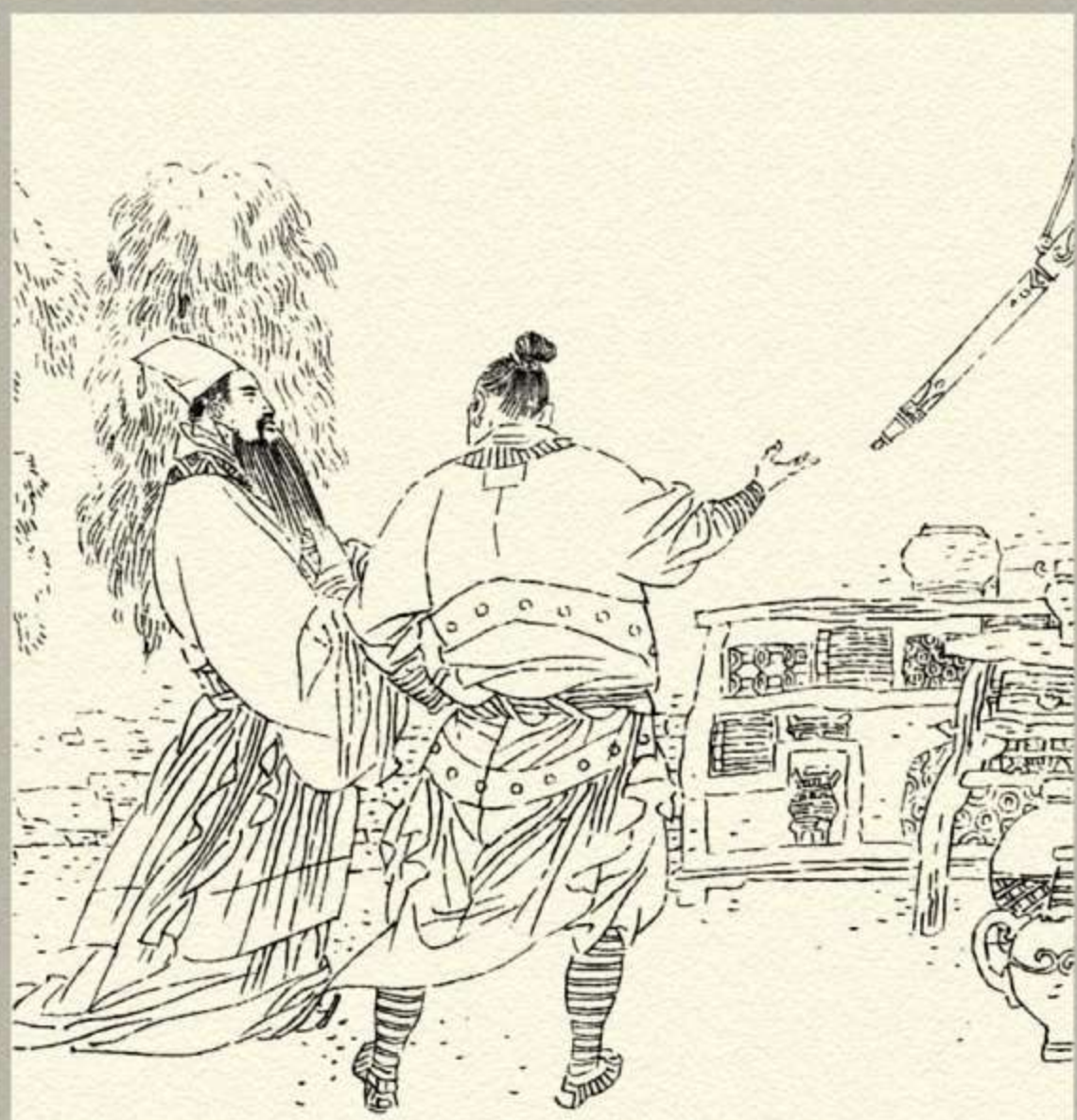
只听板门「吱呀」一声打开，走出一个身体健壮，
浓眉大眼三十来岁的男子，拱手请承休到屋里休息。



承休进至门里，只见屋子虽旧，却很洁净。迎门一个兵器架上插满了枪、叉、矛、斧。



主人又将承休让至东边一间屋里，屋中虽无家什，四周却挂满了虎、豹、狼、狐各种兽皮，墙洞里堆了一些破旧书籍。正面墙上挂着一把熠熠生光的宝剑，尤为引人注目。



主人把一张虎皮铺在地上，请承休坐下，有位妇女将一壶山茶送至门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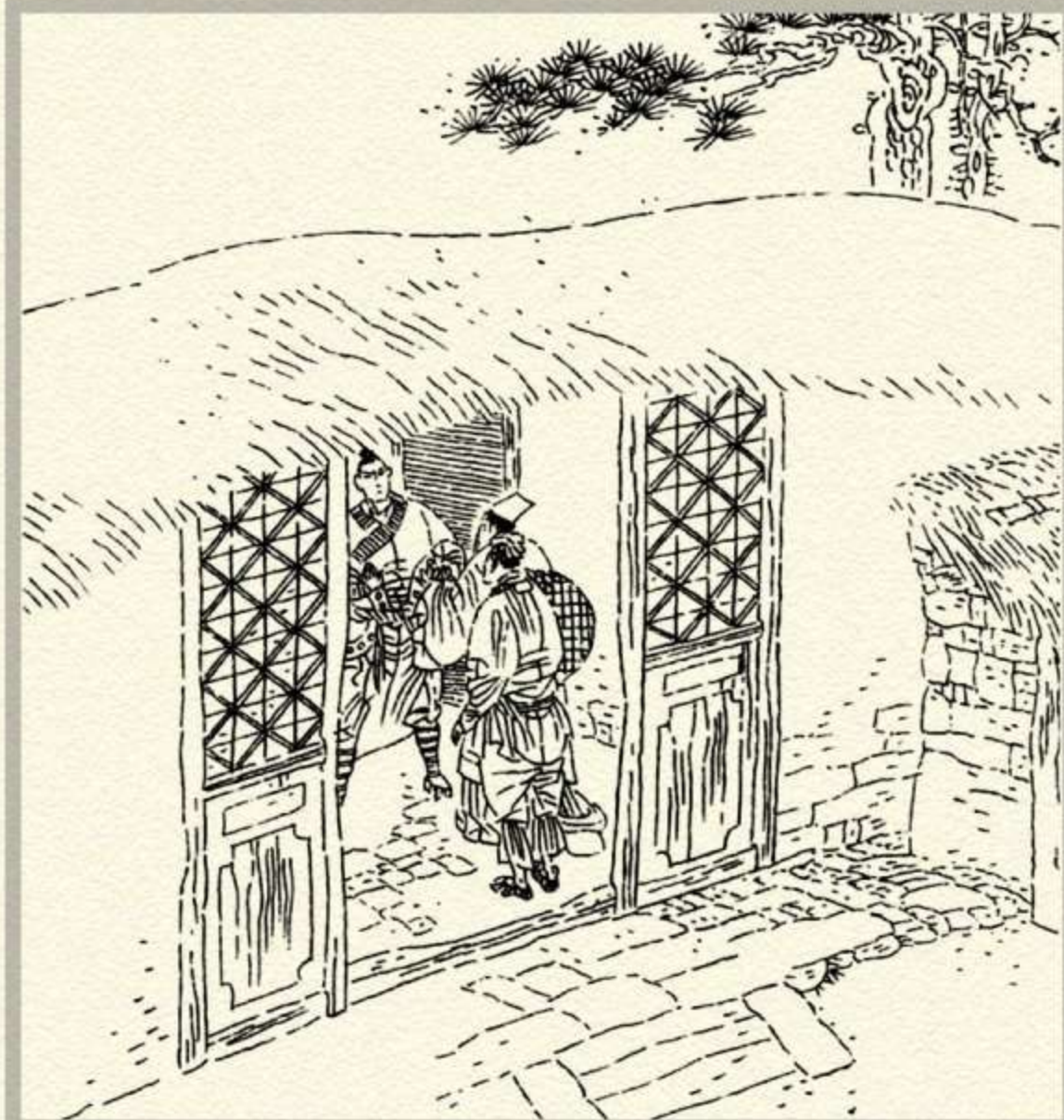
双方互通姓名，主人姓田，名唤七郎，兄弟姐妹都夭亡，就他夫妻二人靠狩猎侍奉着七十岁的老母，还抚养一个幼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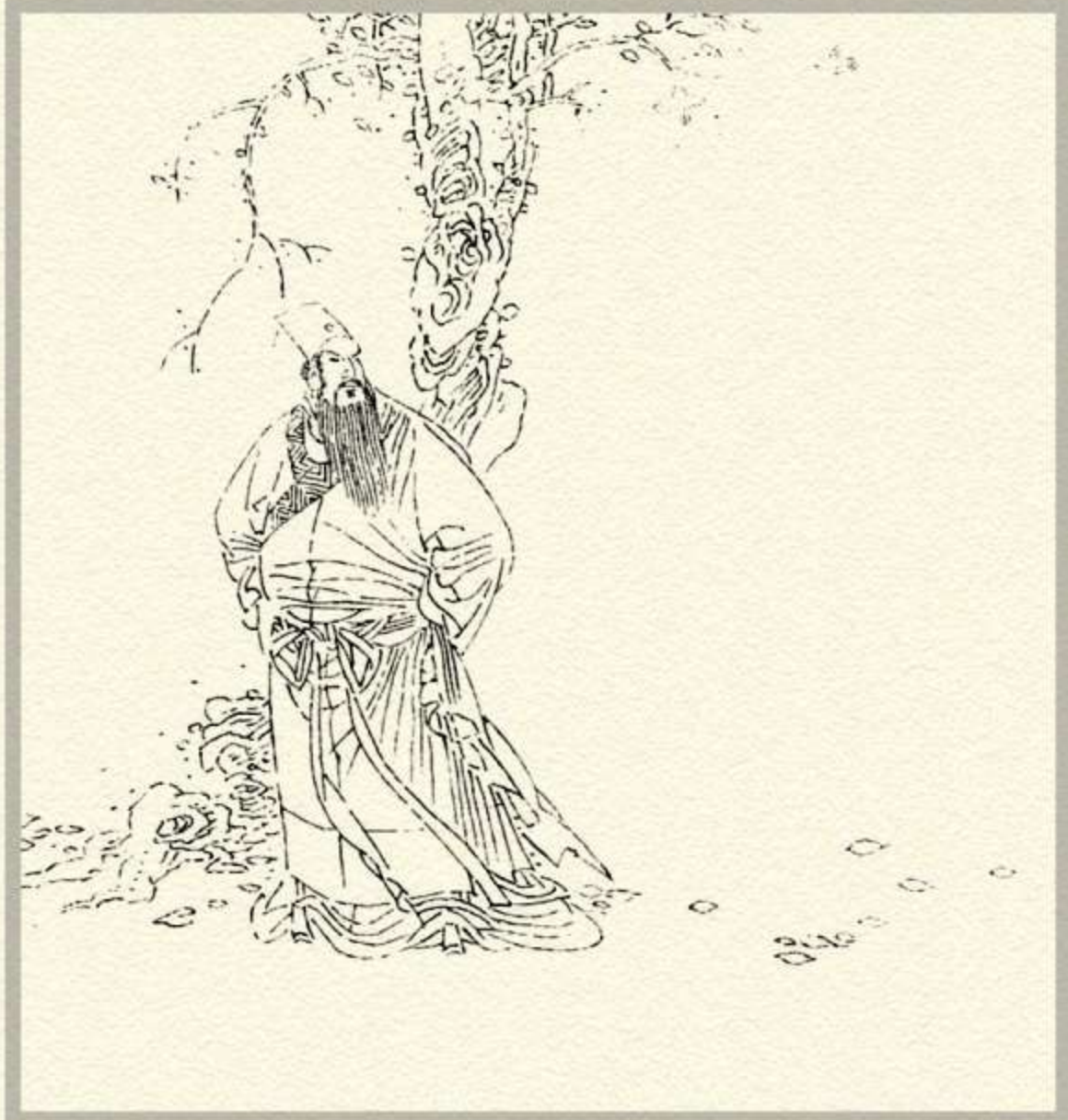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促膝而坐，纵谈古今。七郎虽读书不多，但极明事理，为人豪爽，承休十分敬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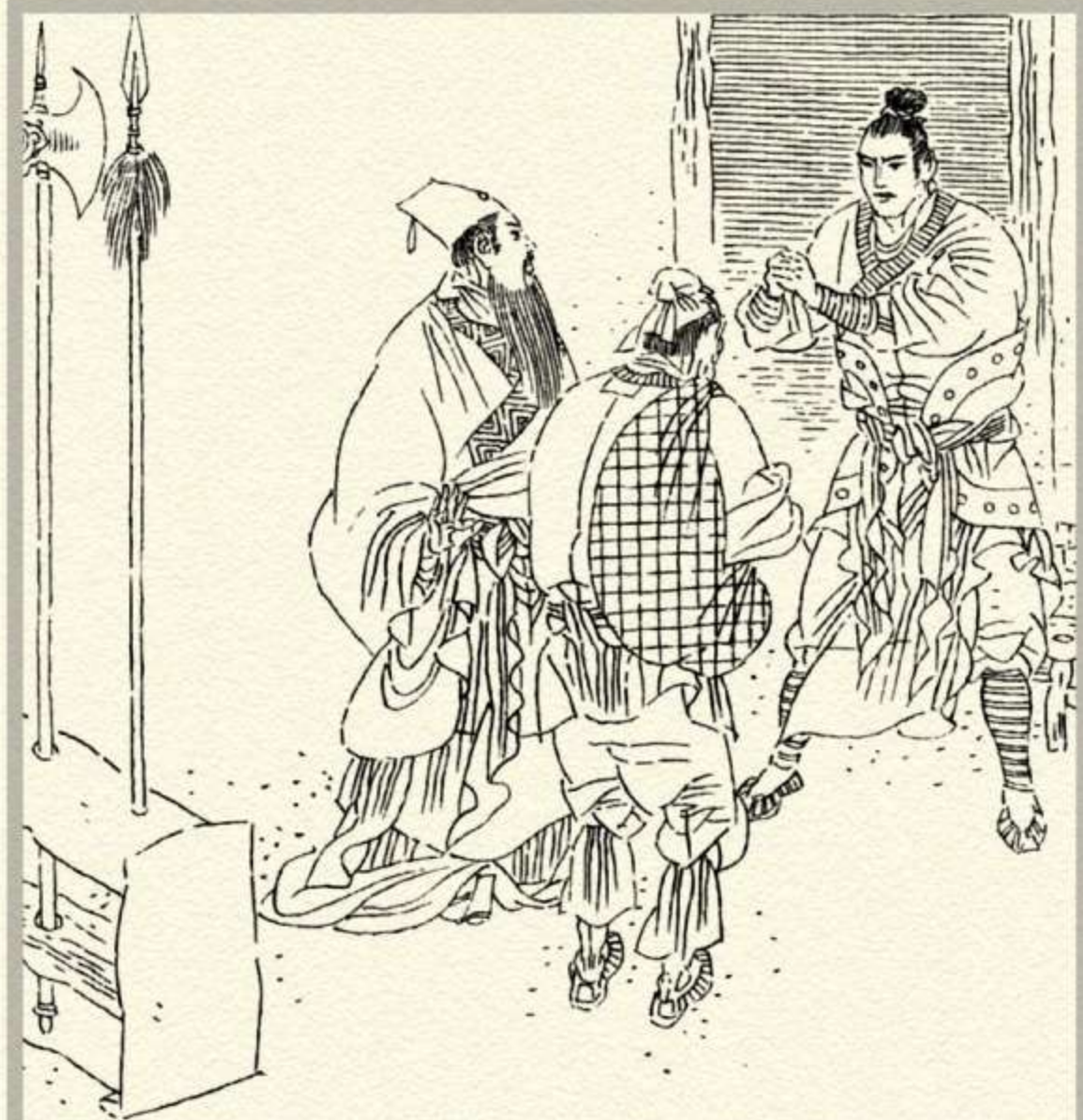
雨停了，承休起身告辞时，取出二十两银子对七郎说道：「你生活拮据，请将此银敬供伯母和小侄儿添置些衣物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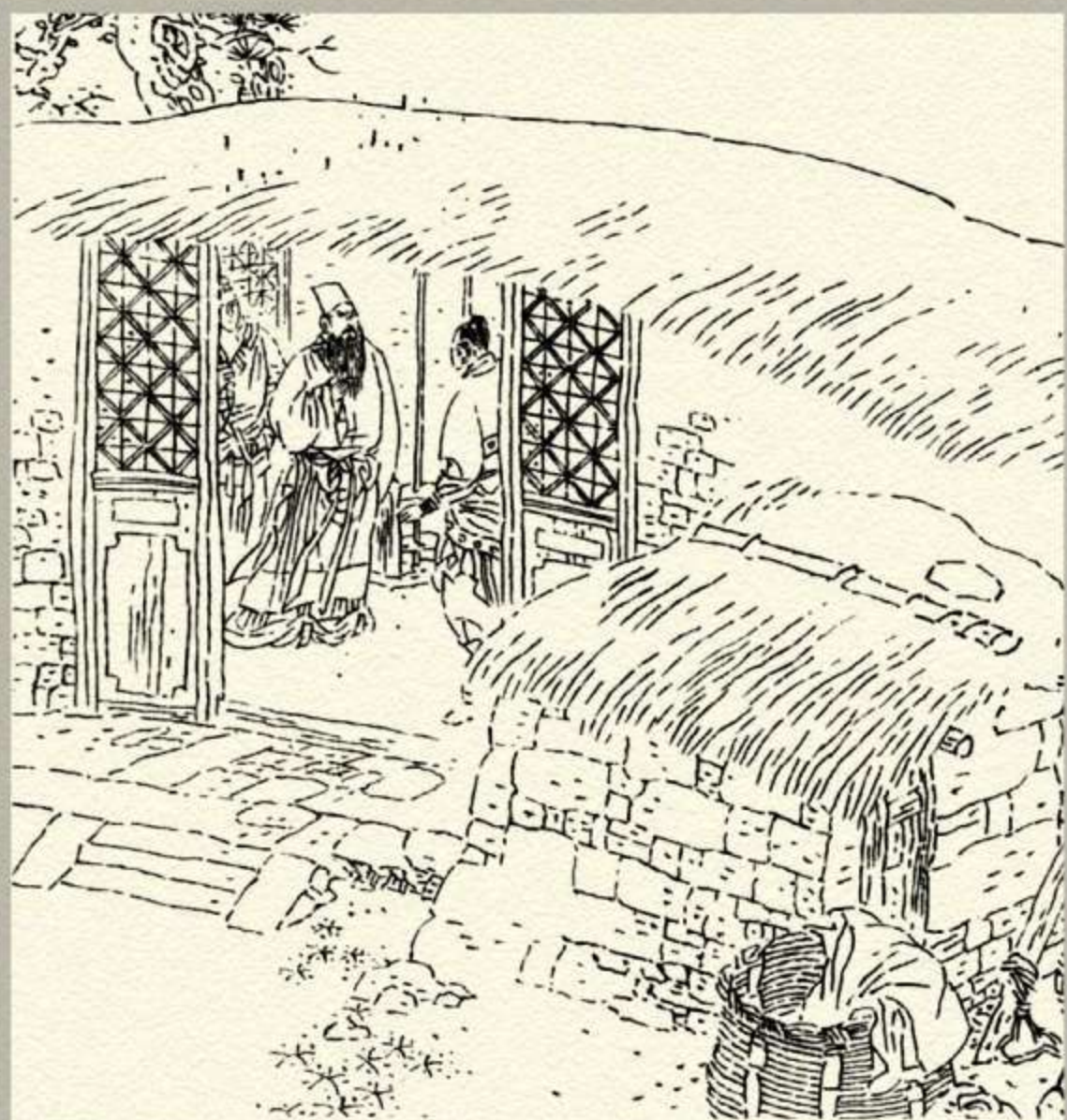
武承休人到中年，閱歷已深，常暗自嘆息，過去
交友最多，但同生死，共患難的，一個皆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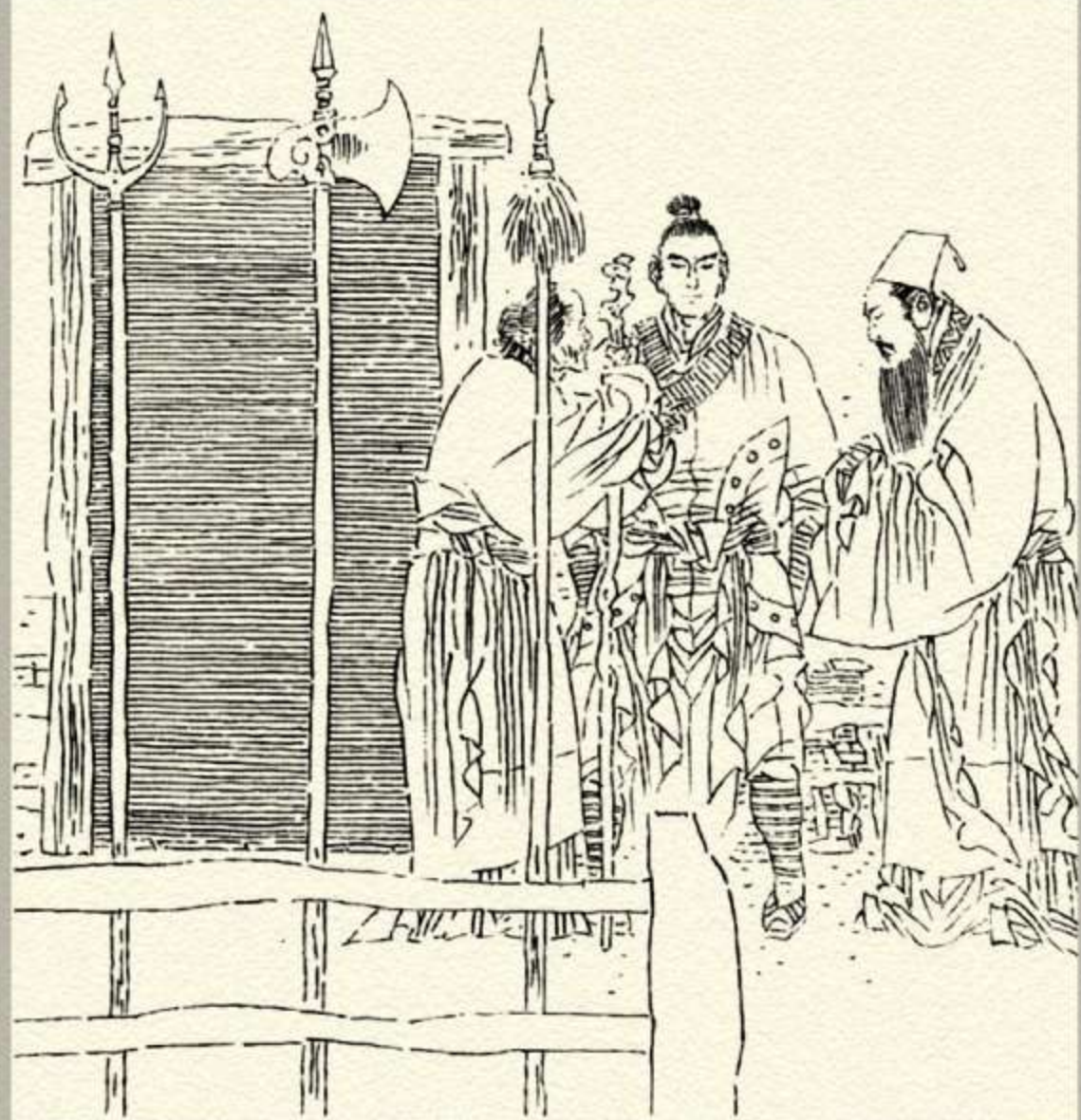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正相持不下，西屋里传来一个老妇人招呼七郎的声音。七郎暂向承休告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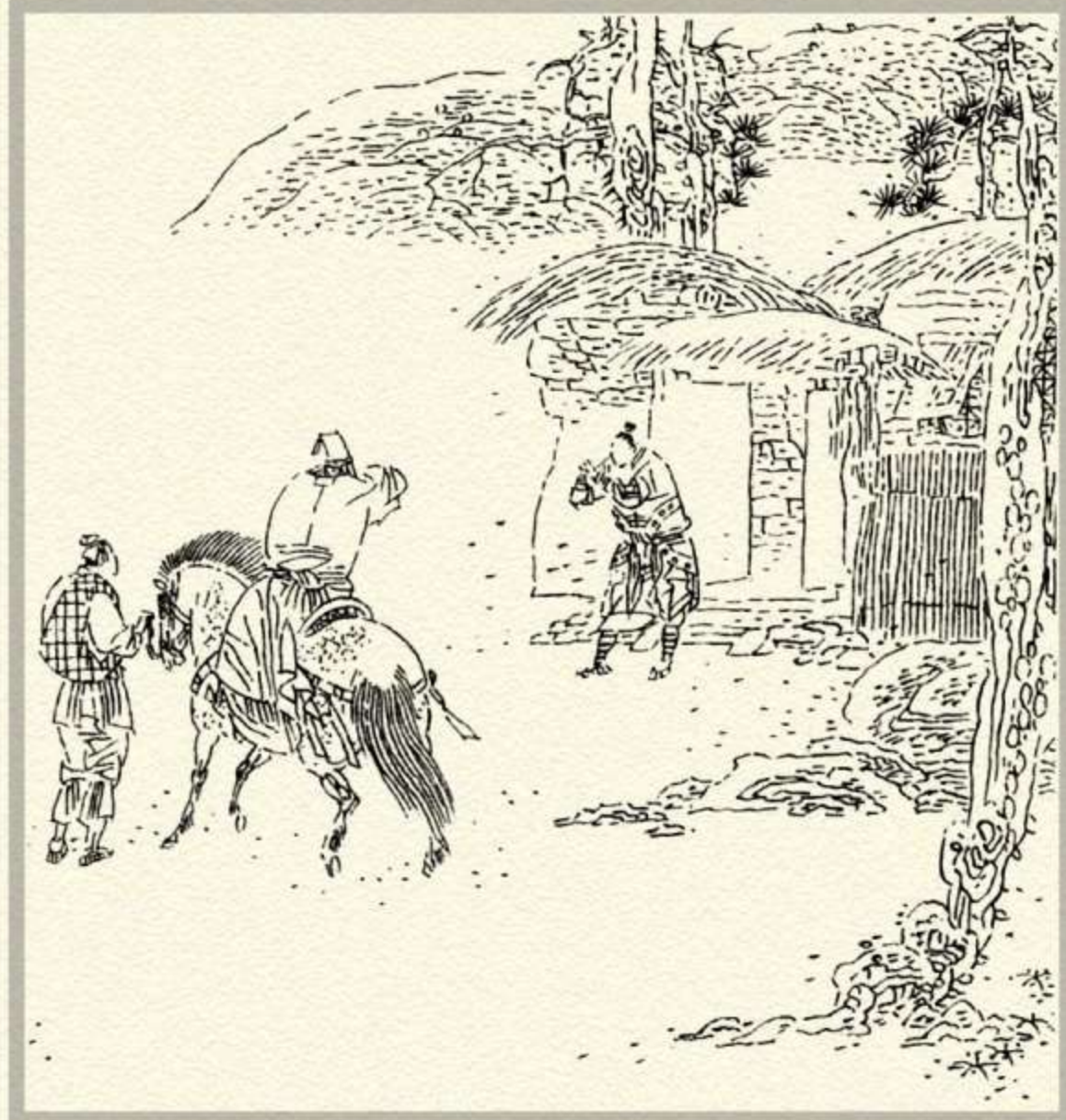
过会儿，七郎回来对承休道：「老母有严命，这银子决不能收。」承休急了：「这是我的一点恭敬之意，绝无恶意，为何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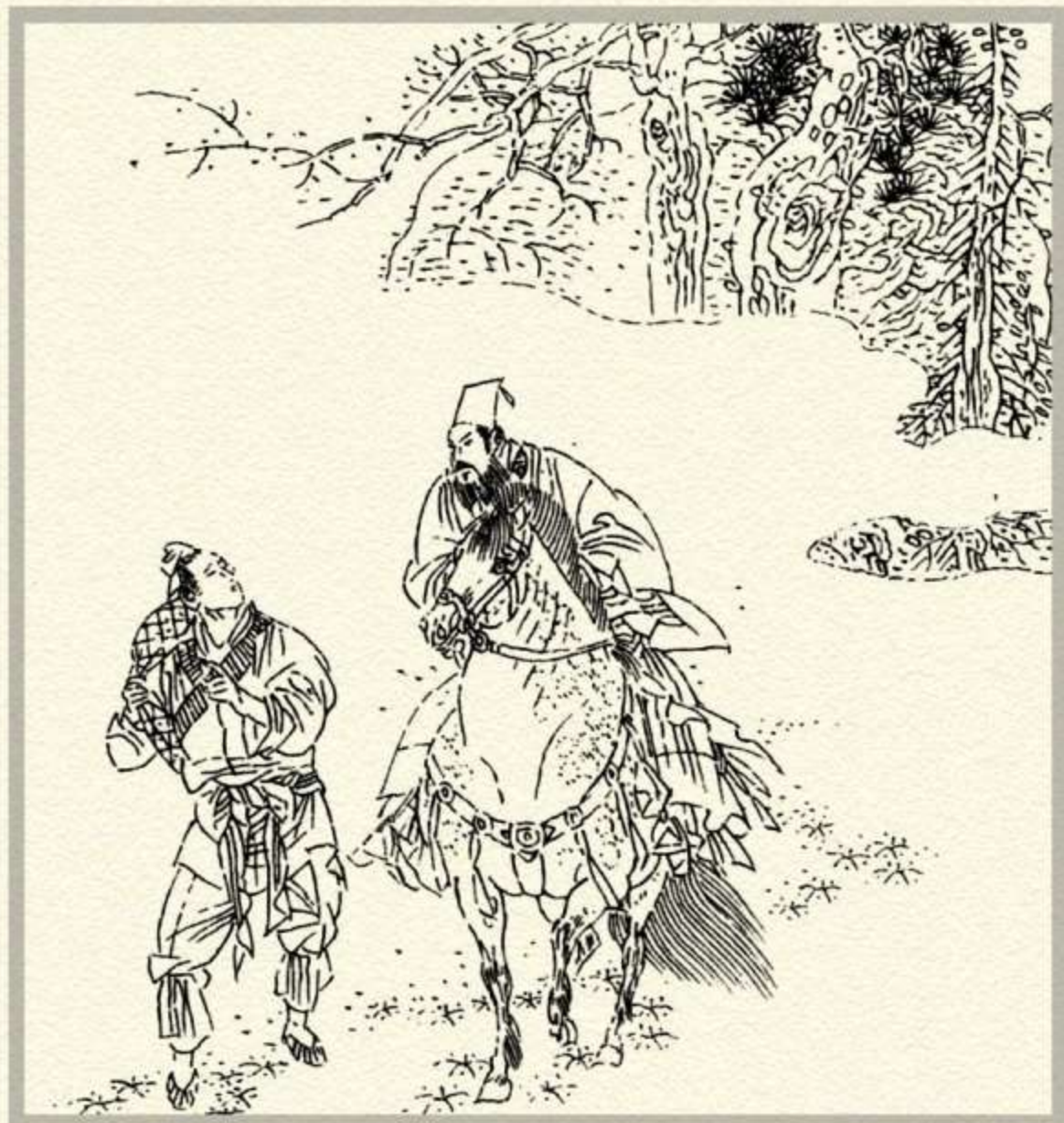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，七郎的老母拄着拐杖出来对承休说：「贵客，老婆子我只此一子，只愿他长住山林，自食其力，不愿他与贵人相交，更不许见钱眼开，出卖清白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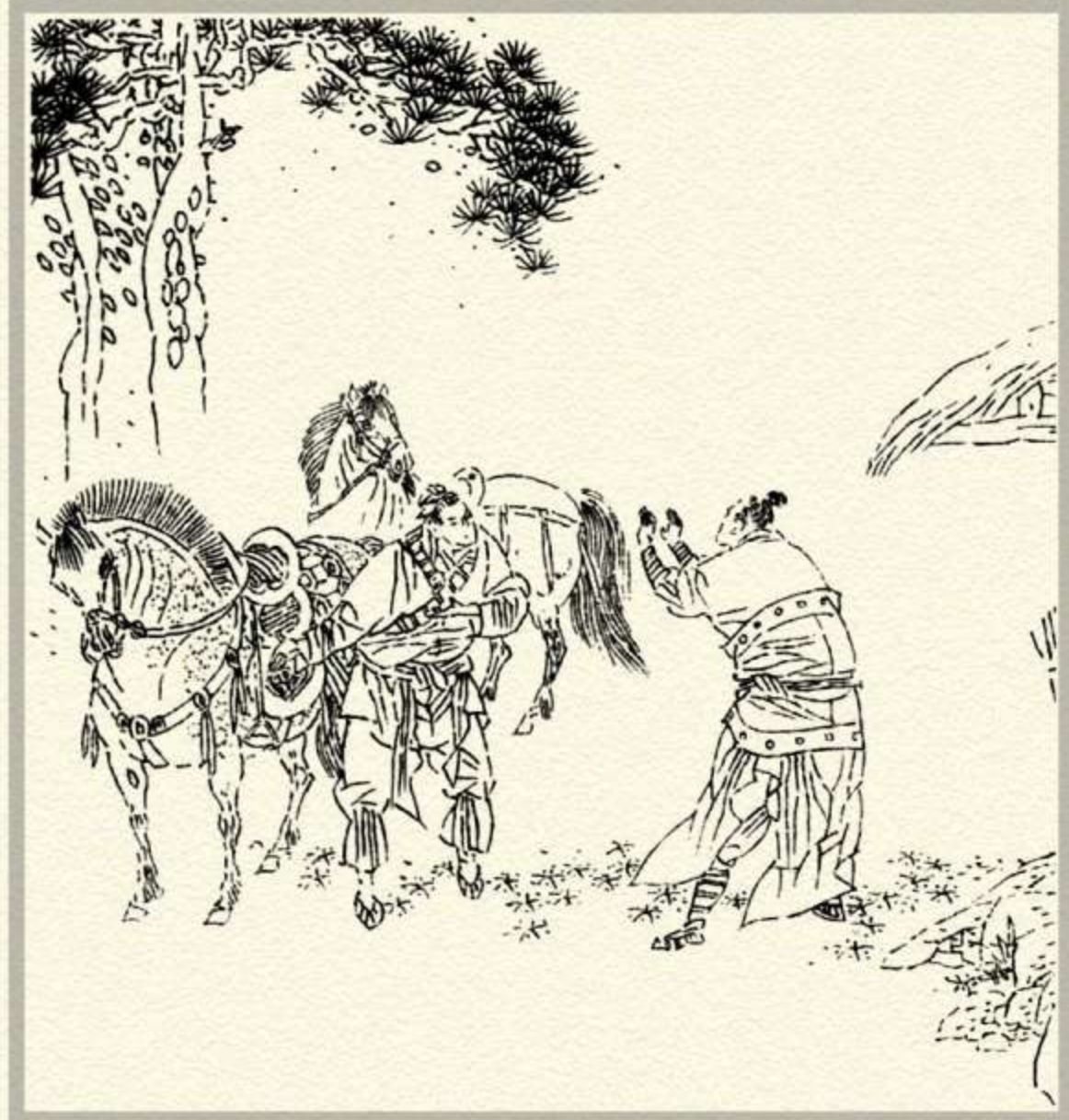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听罢，喏喏连声，很是惶恐，不明白七郎老母为何这般严厉，他只好收起银两，道歉告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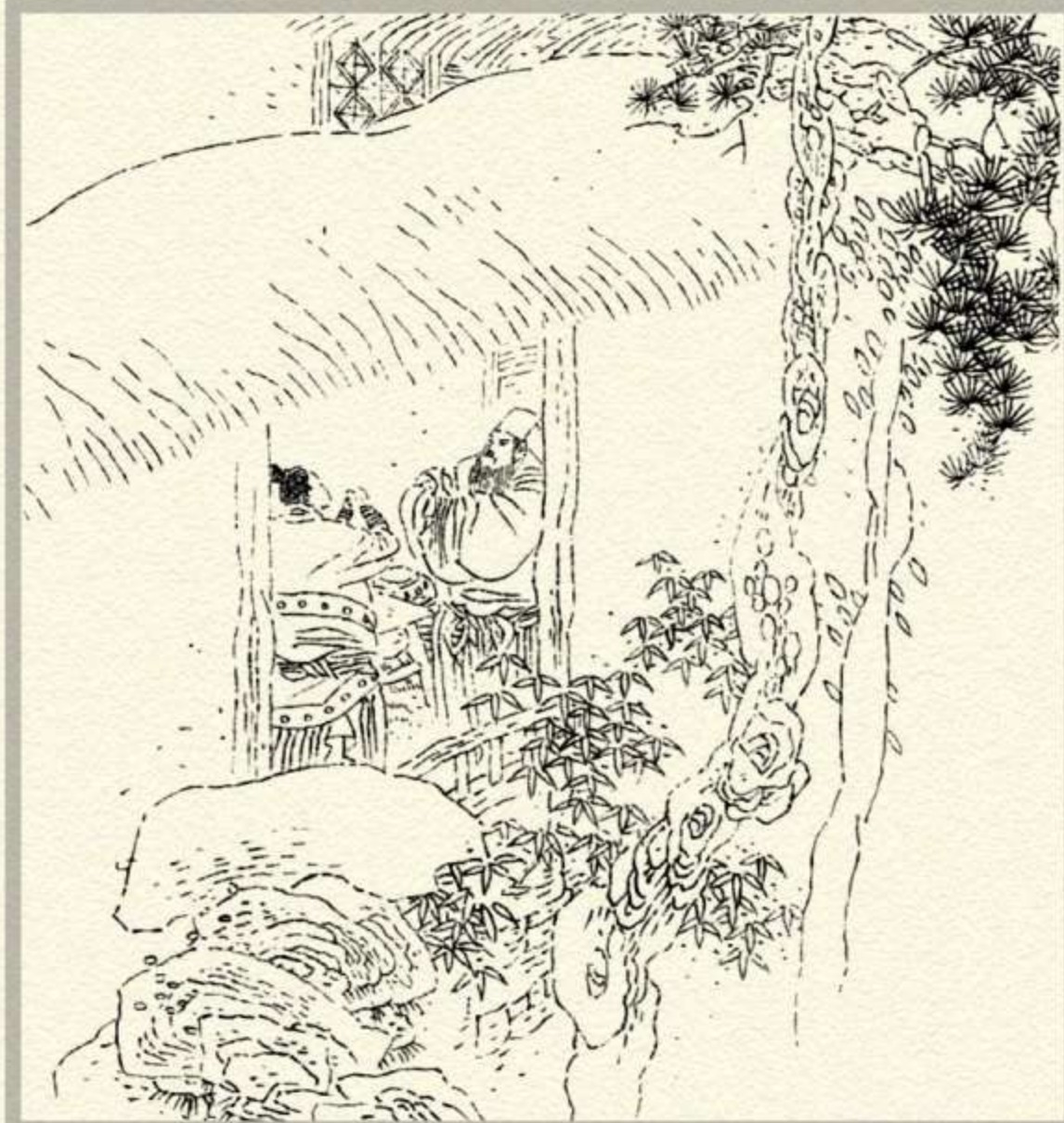
半路上，仆人对承休说，他在屋外听见老母对七郎讲：「富人轻财，是为了要穷人重义，无故受人钱财，你用什么去报答他？」承休听罢对七郎母子更为敬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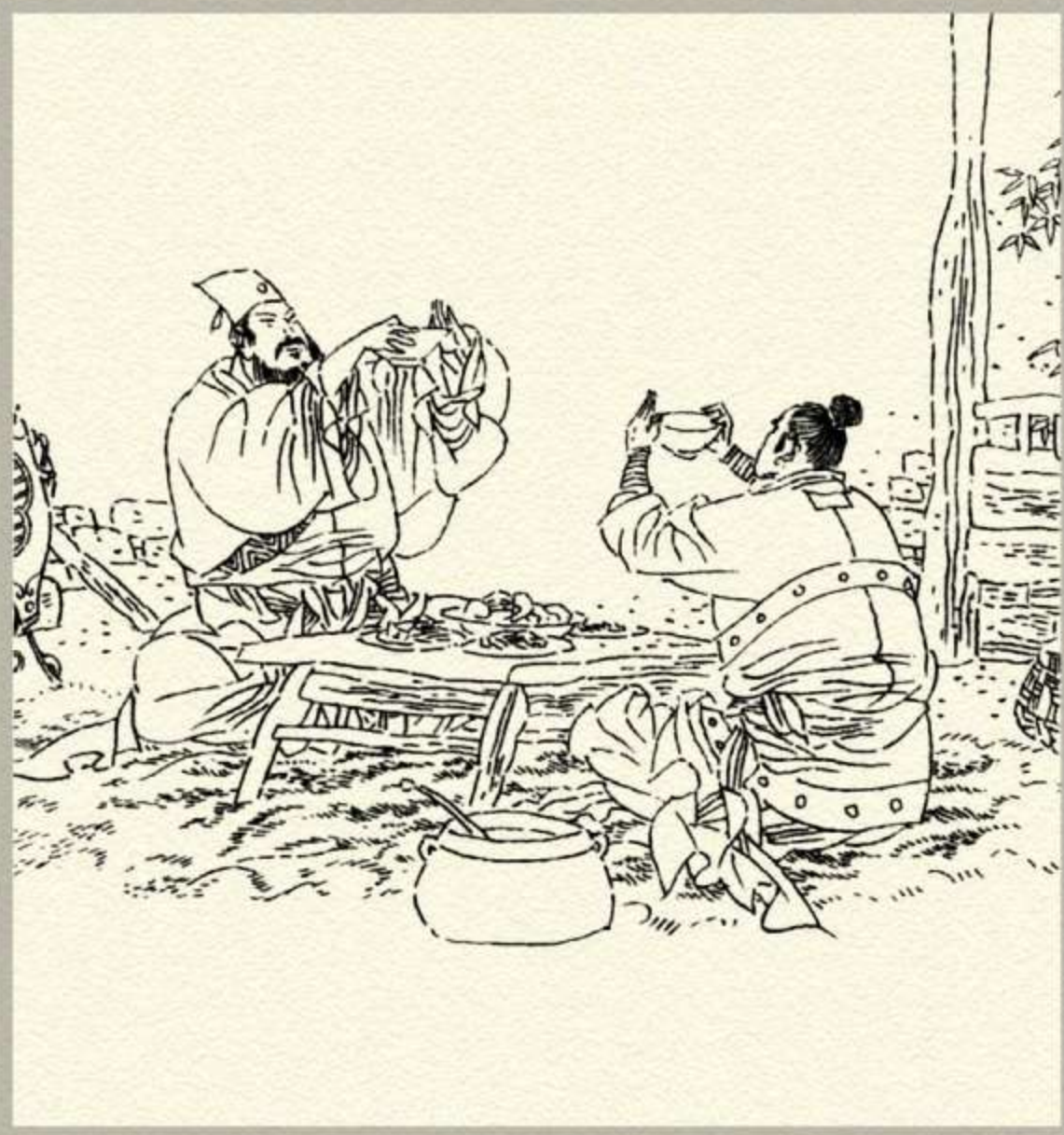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上午，承休派人备马请七郎进城，被七郎委婉谢绝。



过午，承休不带仆人，只身到七郎家与之畅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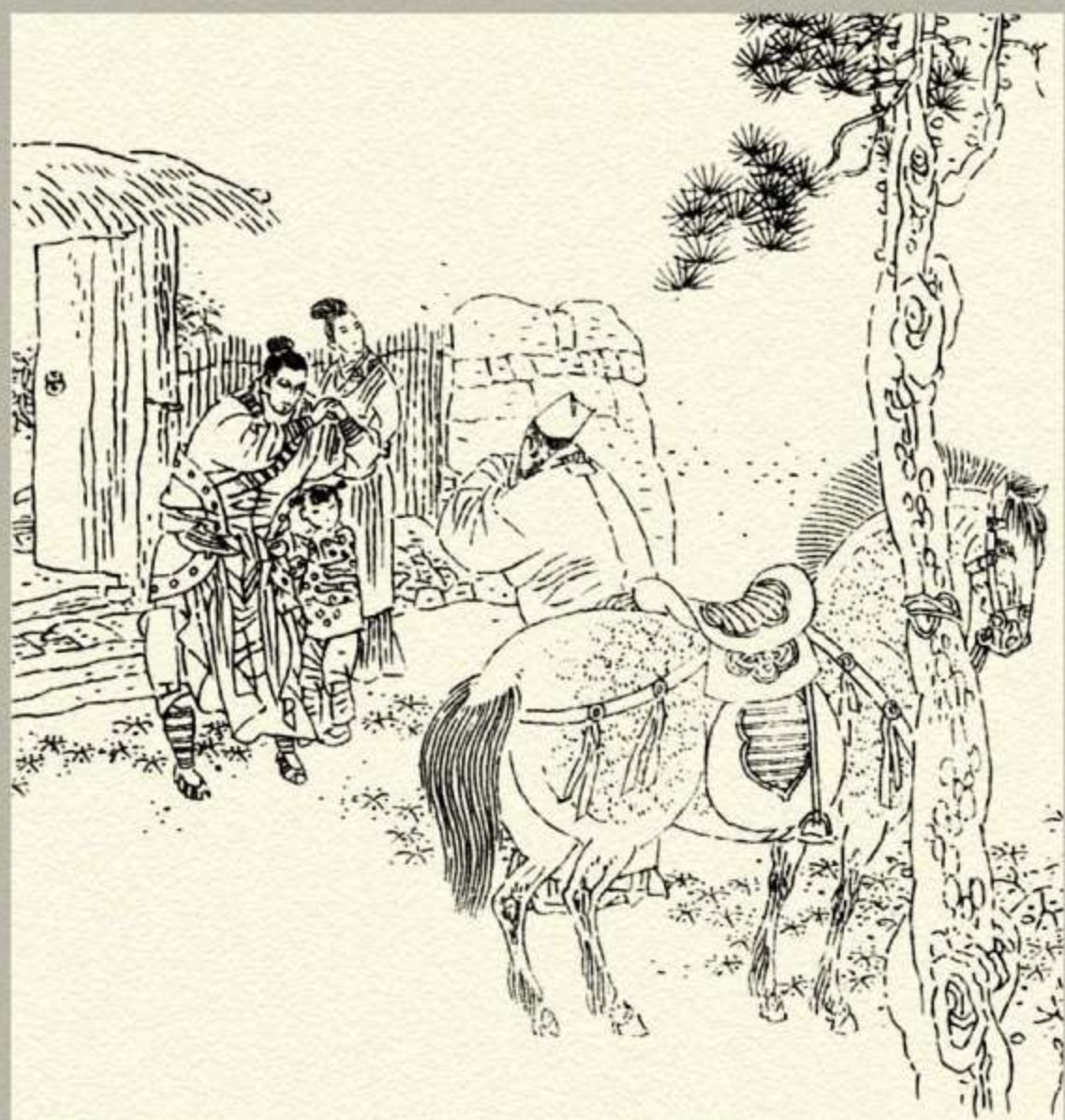
天色将晚，承休主动向七郎索取酒食。七郎禀过母亲，沽了一葫芦酒，叫妻子烧一大碗鹿肉，几盘野菜，款待承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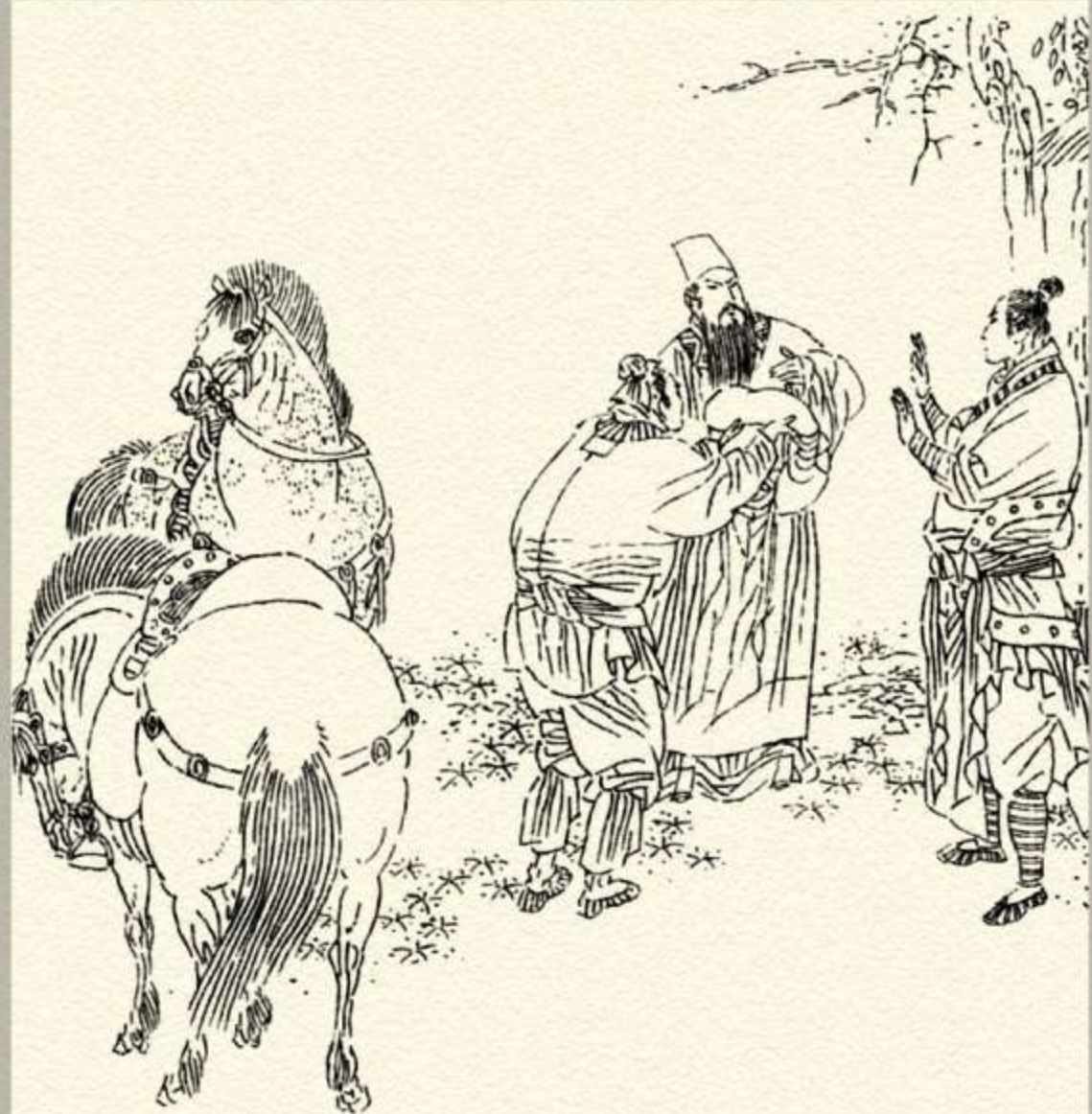
合。
两个朋友边喝边谈，话都出自肺腑，越发情投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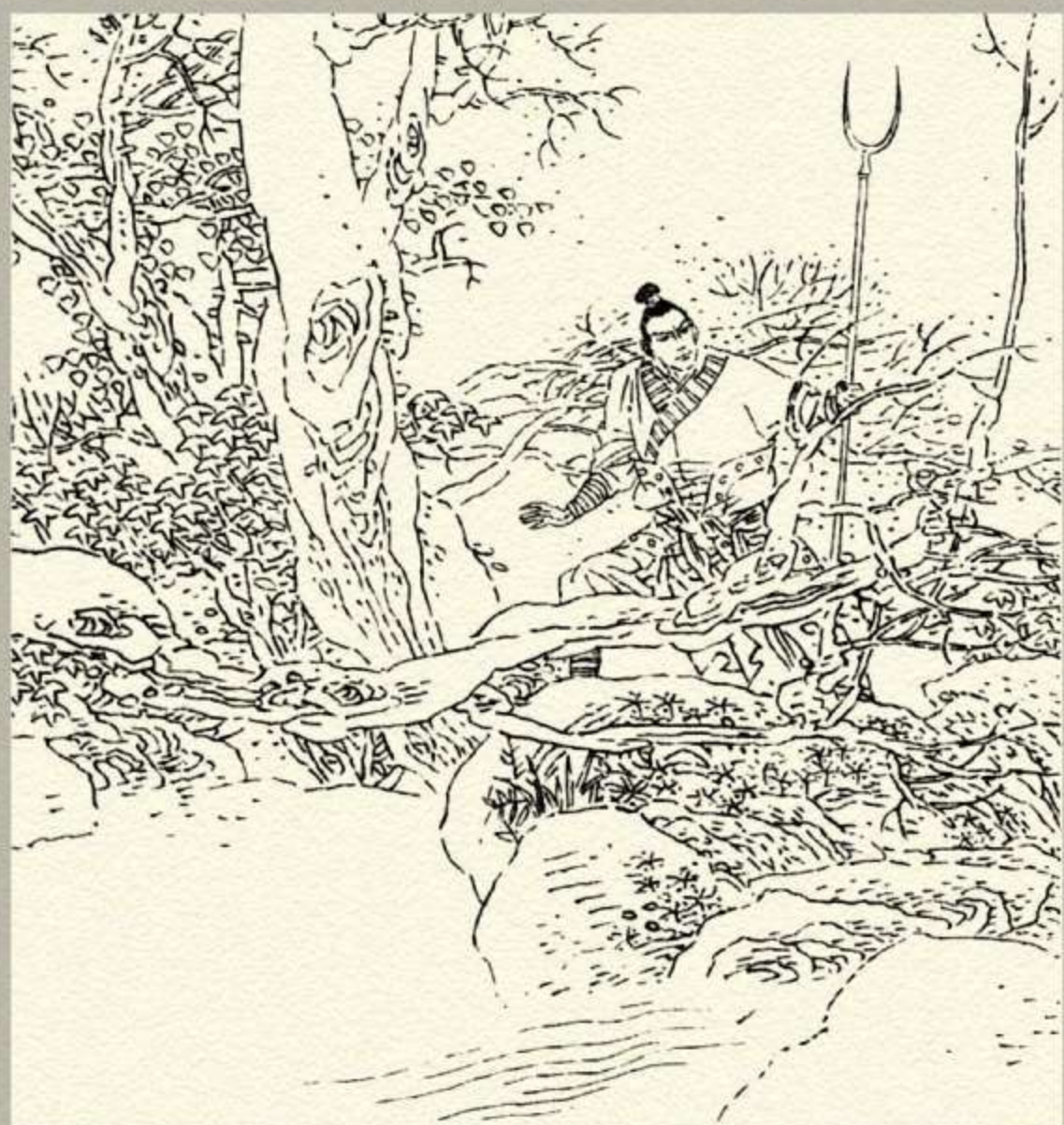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，二人常有往来，只是承休到七郎茅屋来得多，七郎不经再三邀请不肯进城。



七郎靠打猎养家糊口，生活颇为困苦。但承休几次赠送钱米，都被其婉言谢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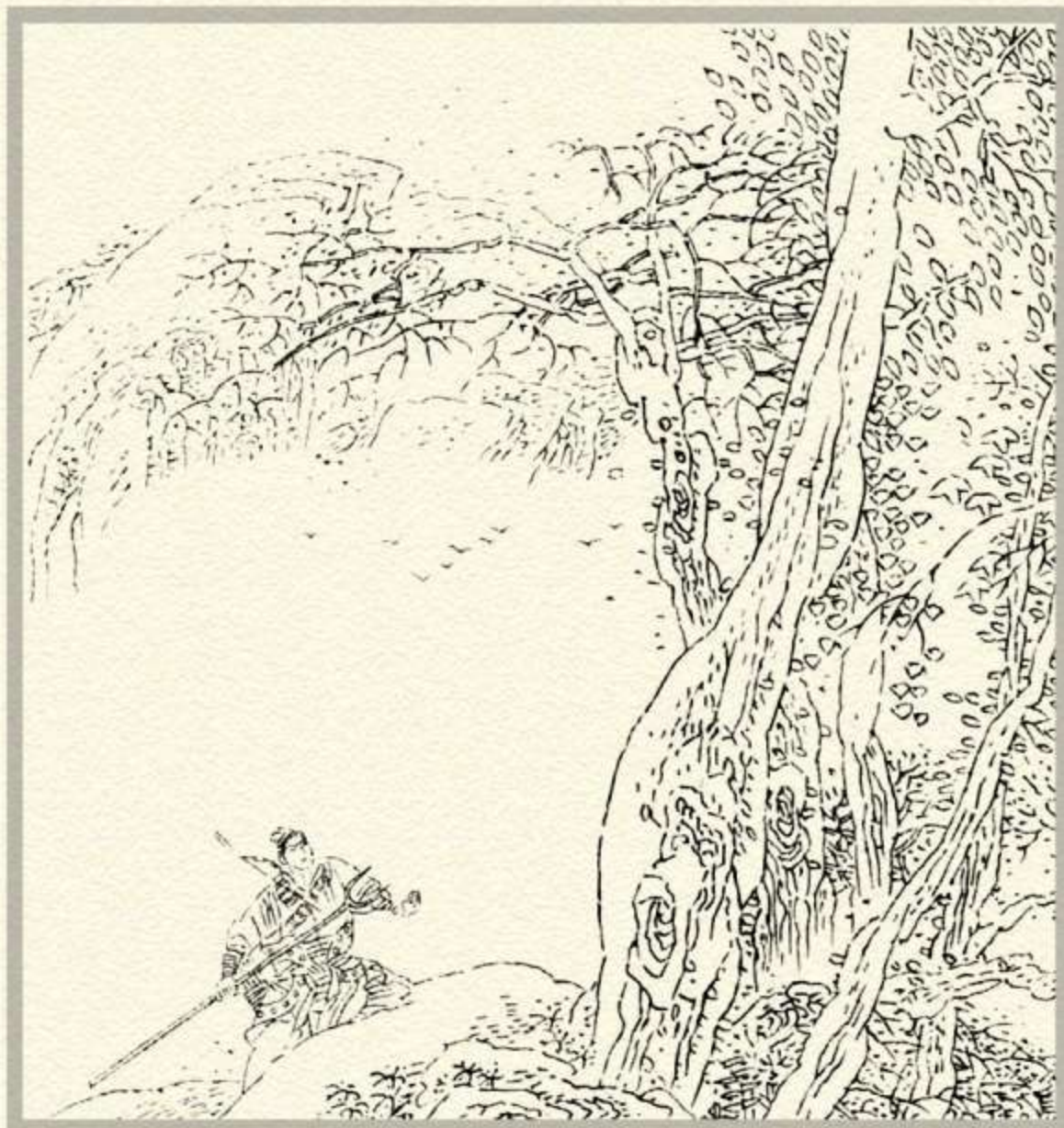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承休借口要买虎皮，才使七郎勉强收下三十两银子。七郎次日清晨便进山打虎，但几天没见虎的踪迹。



不巧，七郎的妻子忽得重病，只十天便过世。那三十两银子都花在治病买药办丧事上面。期间承休亲来慰问、吊唁，十分关切。



丧事已毕，七郎把孩子交给母亲，不听承休的劝阻，又只身进山打虎。



他终于猎得一只斑斓大虎，剥下虎皮，亲自登门送给了武承休。承休本意不在虎皮，见七郎到来，十分高兴，定要留其住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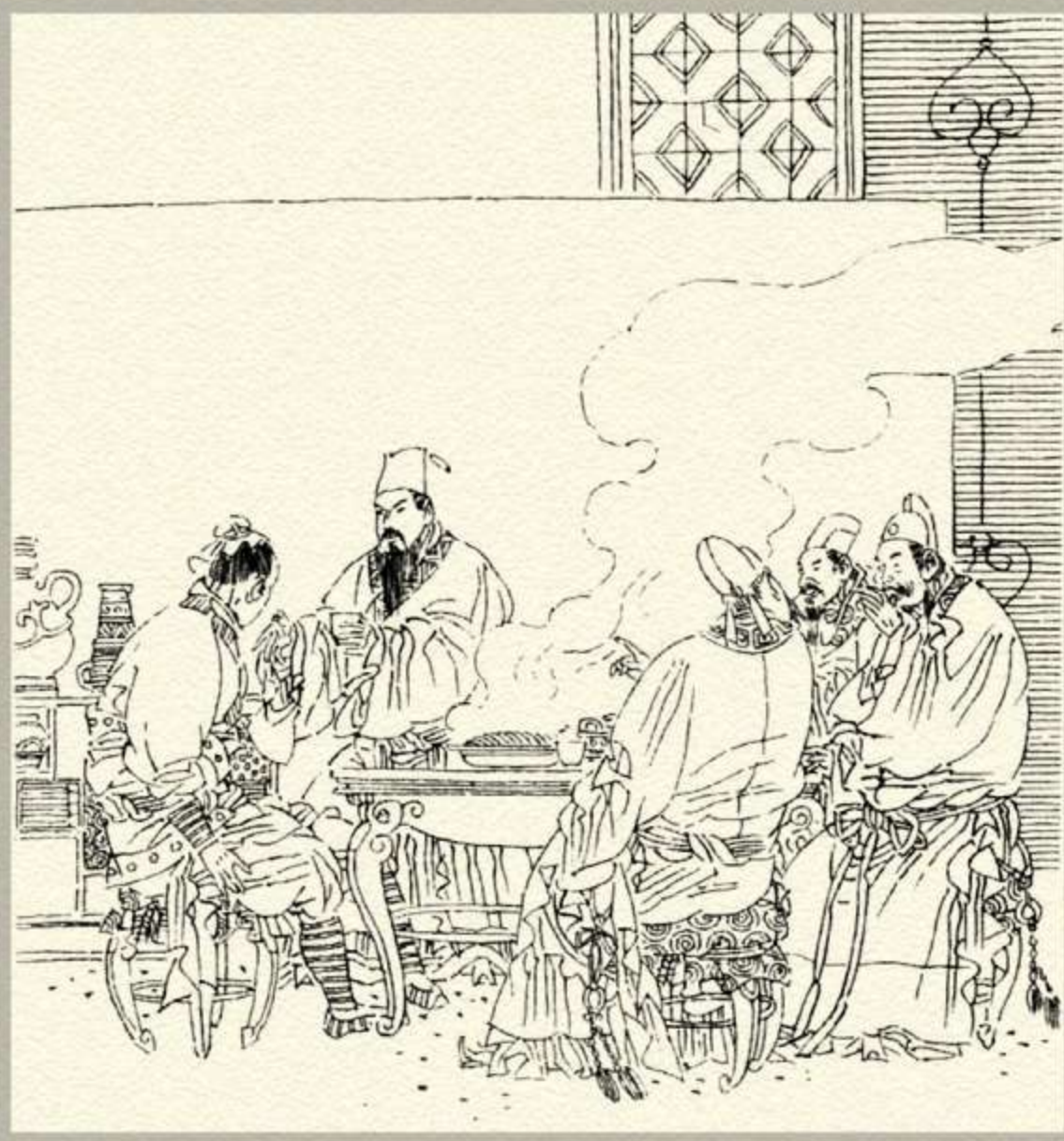
七郎不肯，承休便把几道门上了锁，硬逼七郎留此欢叙三天。七郎无奈，只得住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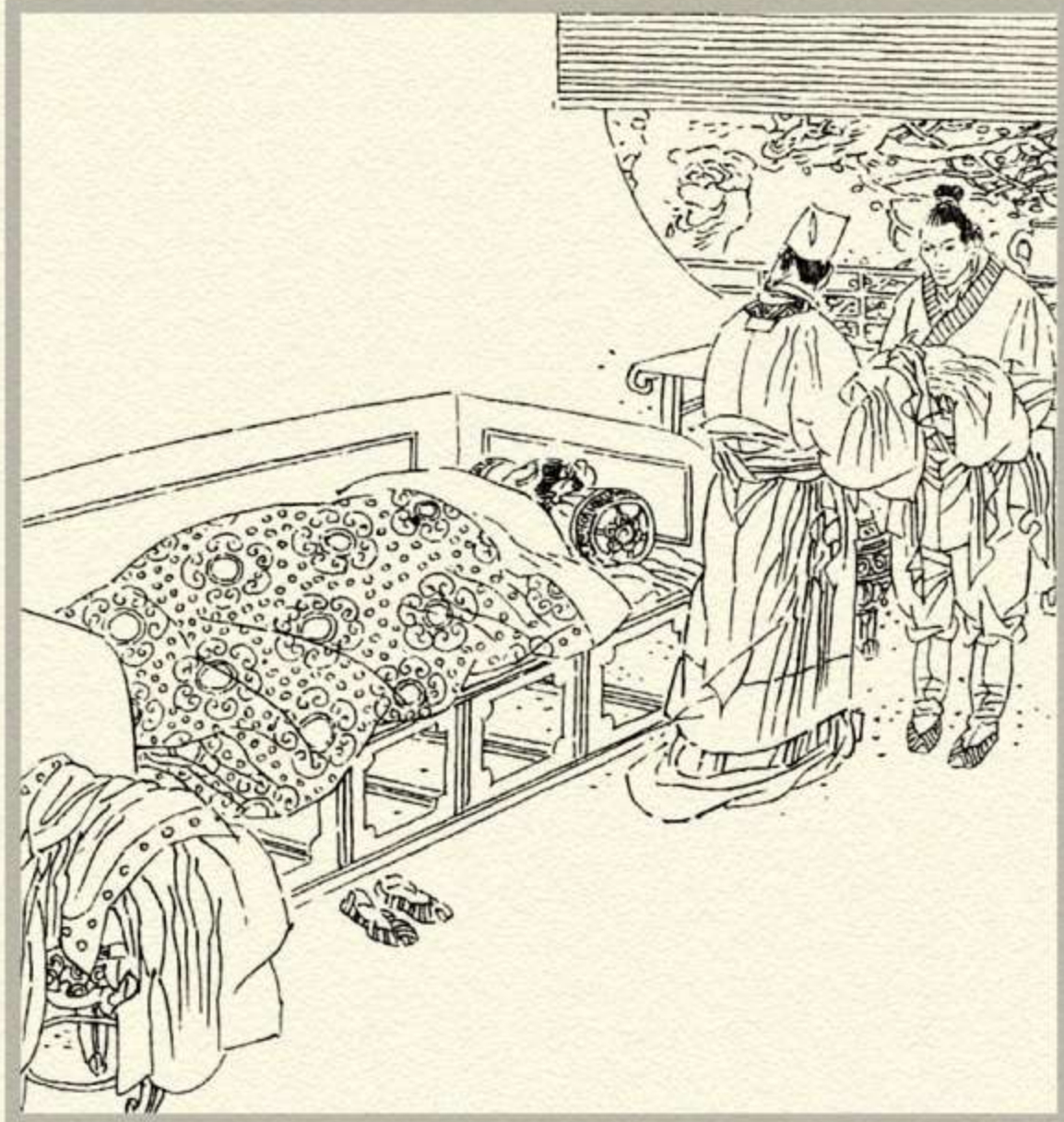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把七郎尊为上宾，派人请当地一些名士作陪。



那些酸溜溜的文人学士，见七郎不过是个猎户，并无出奇之处，对承休之举，不免背后窃窃私议起来。



承休不顾议论，和七郎日同食，夜同宿，还悄悄为七郎赶制新衣，乘其睡熟时将旧衣换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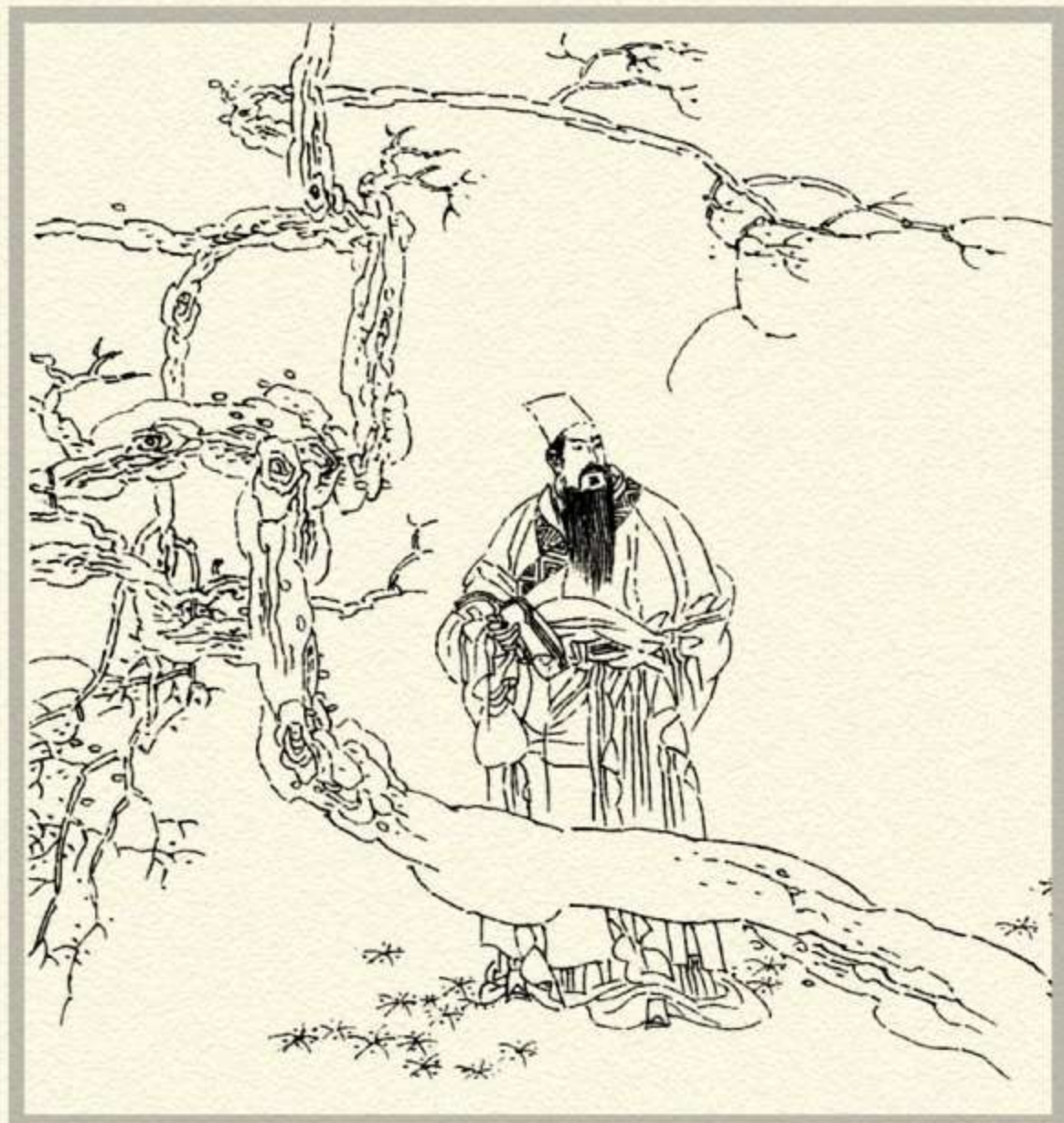
三天后，七郎只好穿新衣回家，老母见到让其全部换下，当日将新衣送还承休。



从此，七郎再不上武家门。承休十分想念，又来探访。七郎打猎未归，老母便对承休道：「我知您并非坏人，但七郎自小只识得同豺狼虎豹打交道，相公何必把他引到比野兽还难对付的人群中去呢？」



承休无言以对。回来后虽时常想念七郎，却抑制着半年未去找他。



一天，有人来报，说七郎在山中猎得一只金钱豹，一伙别县的猎户，依仗人多来强抢，双方争斗，七郎的猎叉误杀一人，被官府捉去。



承休听罢大吃一惊，忙赶到狱中探望。七郎十分镇定，毫无赖罪之意，只请承休日后照顾一下老母幼子。



承休为七郎之事，到处奔走，花费很多银两，终
使七郎出狱。



七郎回至家中，老母郑重对他道：「不能忘武相公的救命之恩。现在，你的身体已属于他了，但愿武相公无灾无祸，这便是你的造化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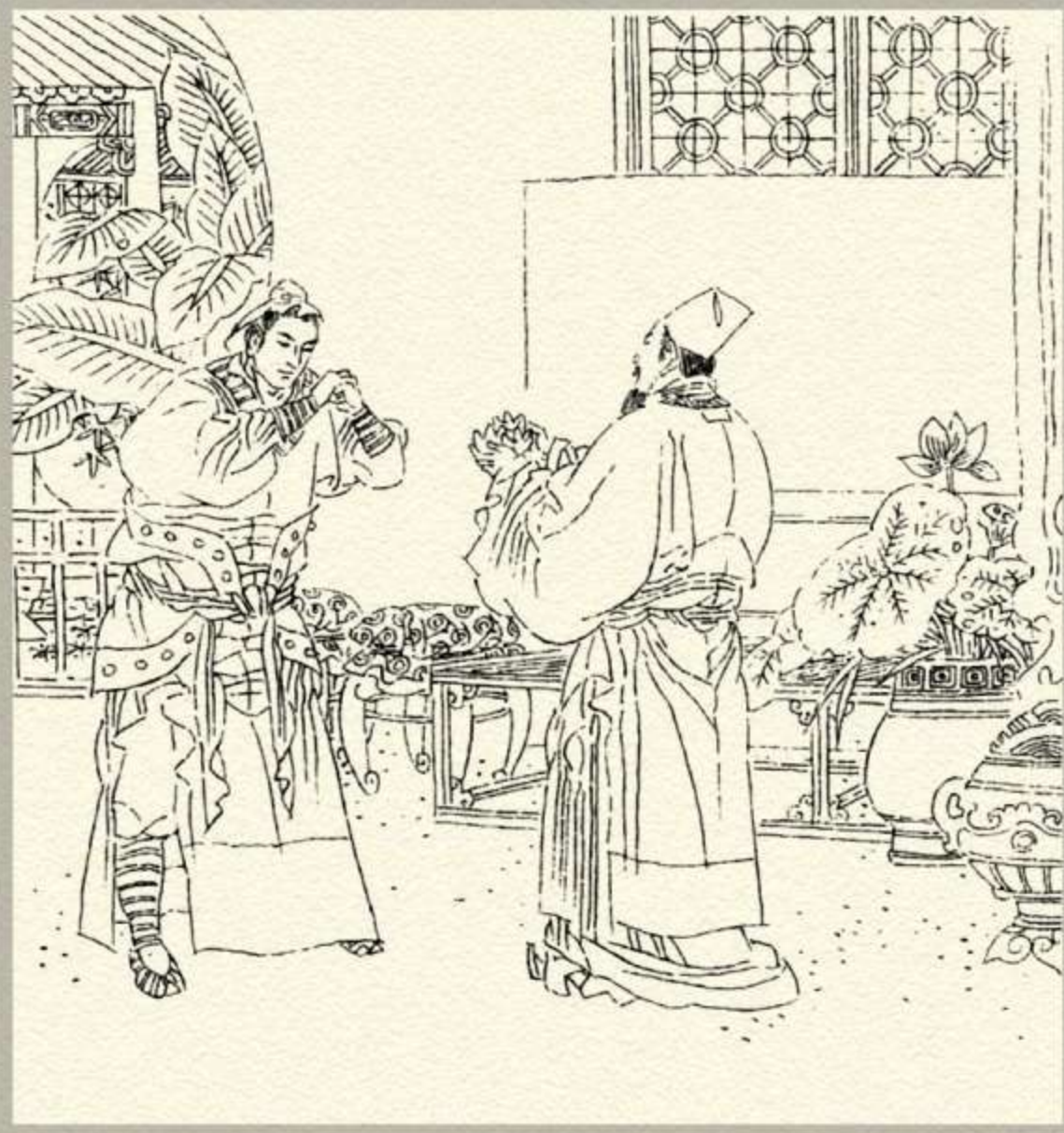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七郎要去拜谢承休。老母道：「虽该去，但不必提谢。小恩小惠可以言谢，生死大德，不应在口头上谢。」



七郎来至武家，承休再三慰问，他只是唯唯诺诺，一个谢字未提。武家人都说他不懂事理，承休反而说这正是七郎诚朴笃实之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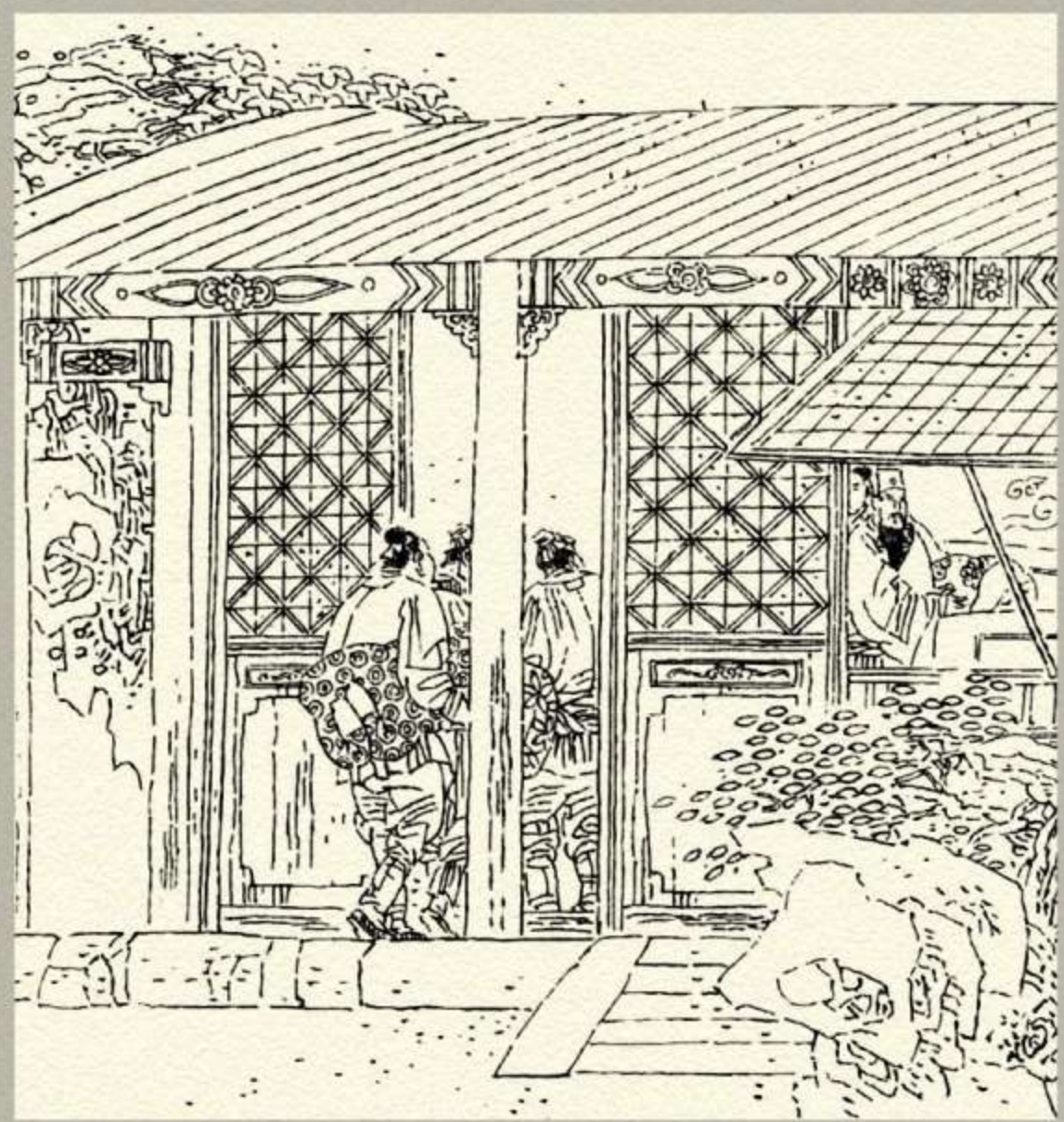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七郎时常来武家，也肯接受承休的馈赠，武家有事他便主动出力，如同自家人一般。



这天，正是武承休生日，亲朋纷纷来祝寿。至晚许多宾客留宿家中，房子里很拥挤。



承休拉着七郎，同睡在一间小屋，地铺上还挤着武家的三个男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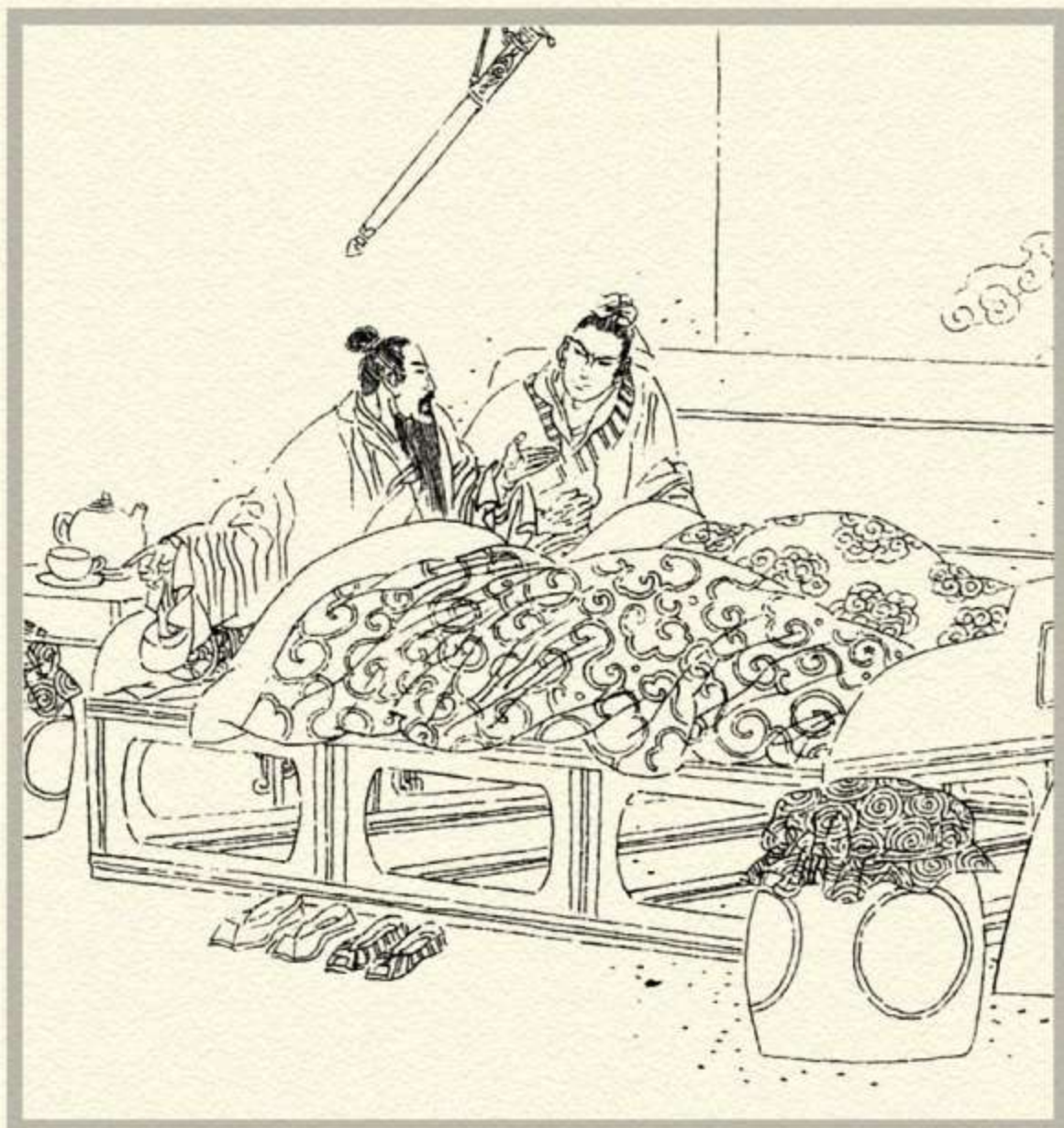
二更过后，仆人们已打鼾，承休和七郎抵足而卧，还在文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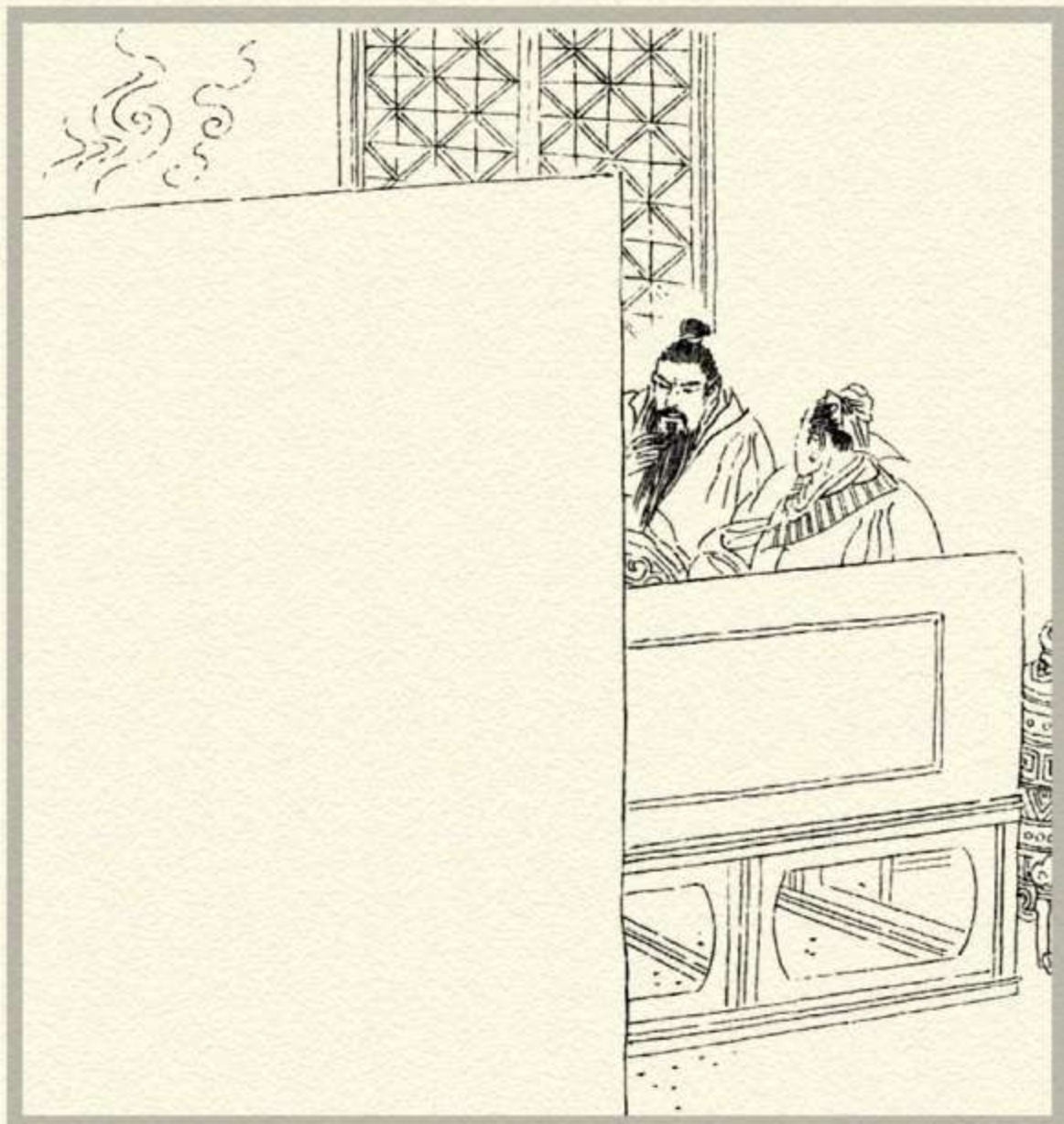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七郎挂在墙上的那把防身宝剑，「铿」的一声，跃出剑鞘好几寸，发出阵阵寒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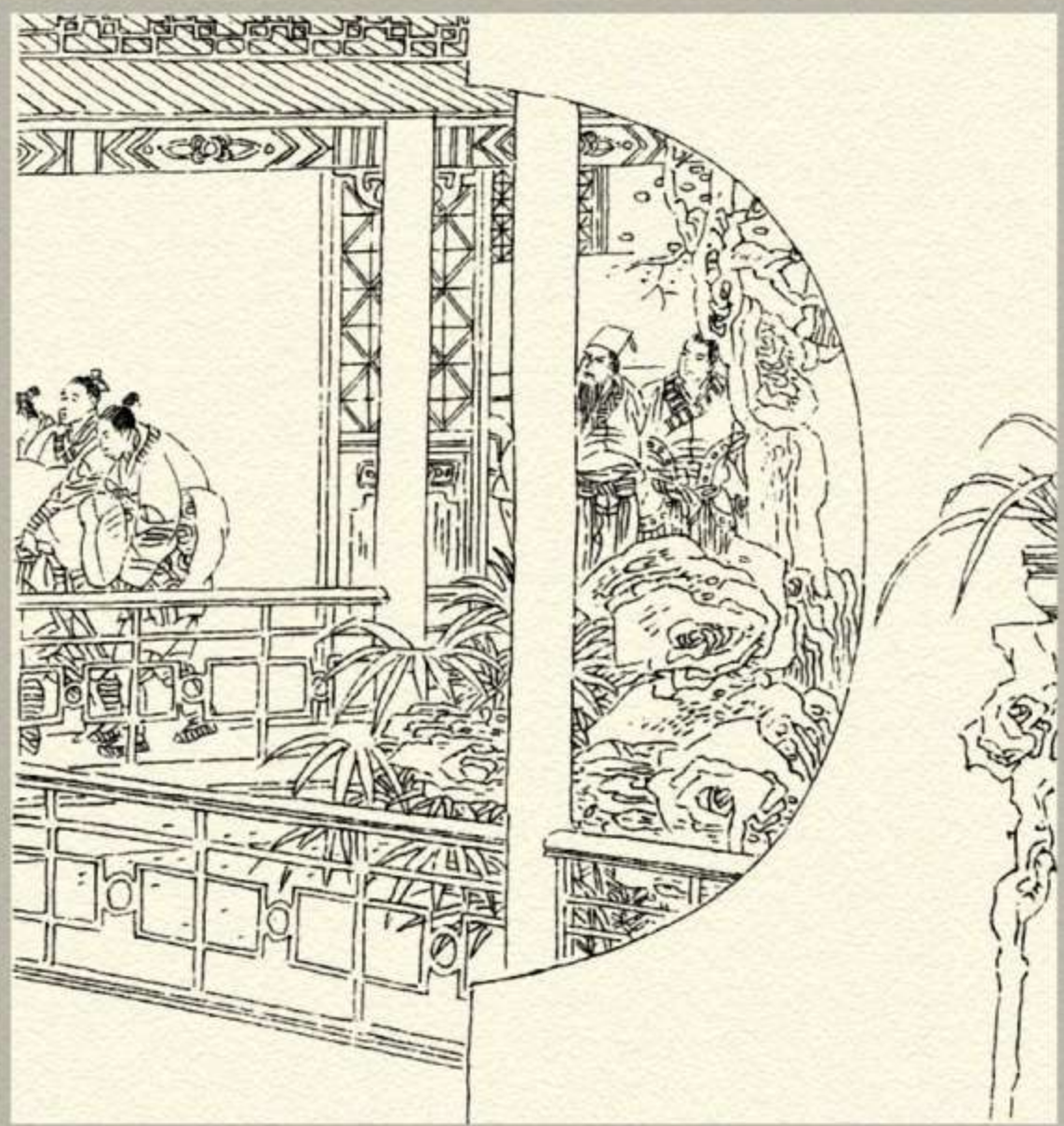
七郎吃惊地问道：「地上睡的都是谁？」承休答：「是家里的仆人。」七郎道：「他们中定有恶人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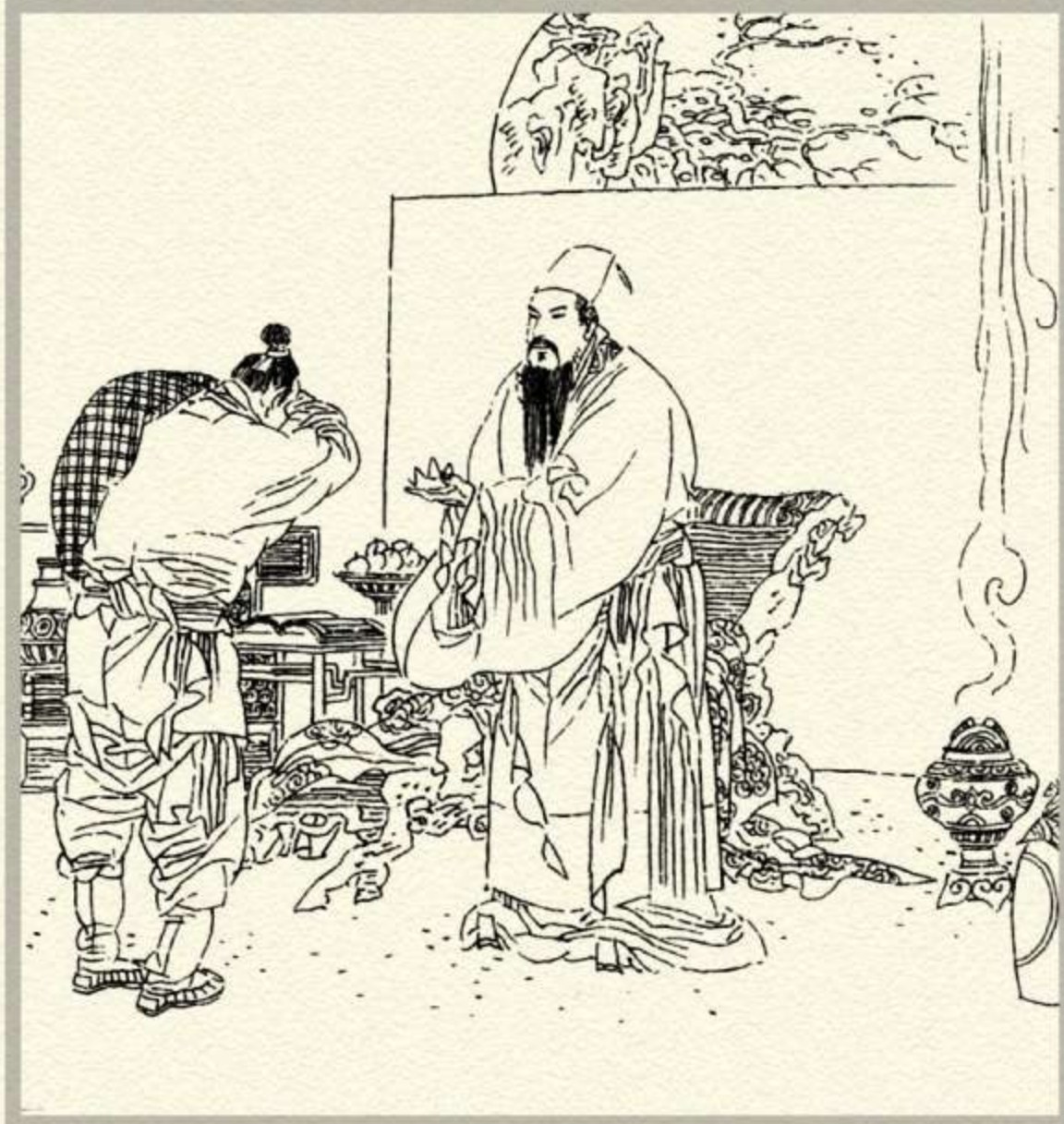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忙追问，七郎轻声道：「我返把祖传宝剑，遇到恶人便自动出鞘，例来灵验，武兄要小心提防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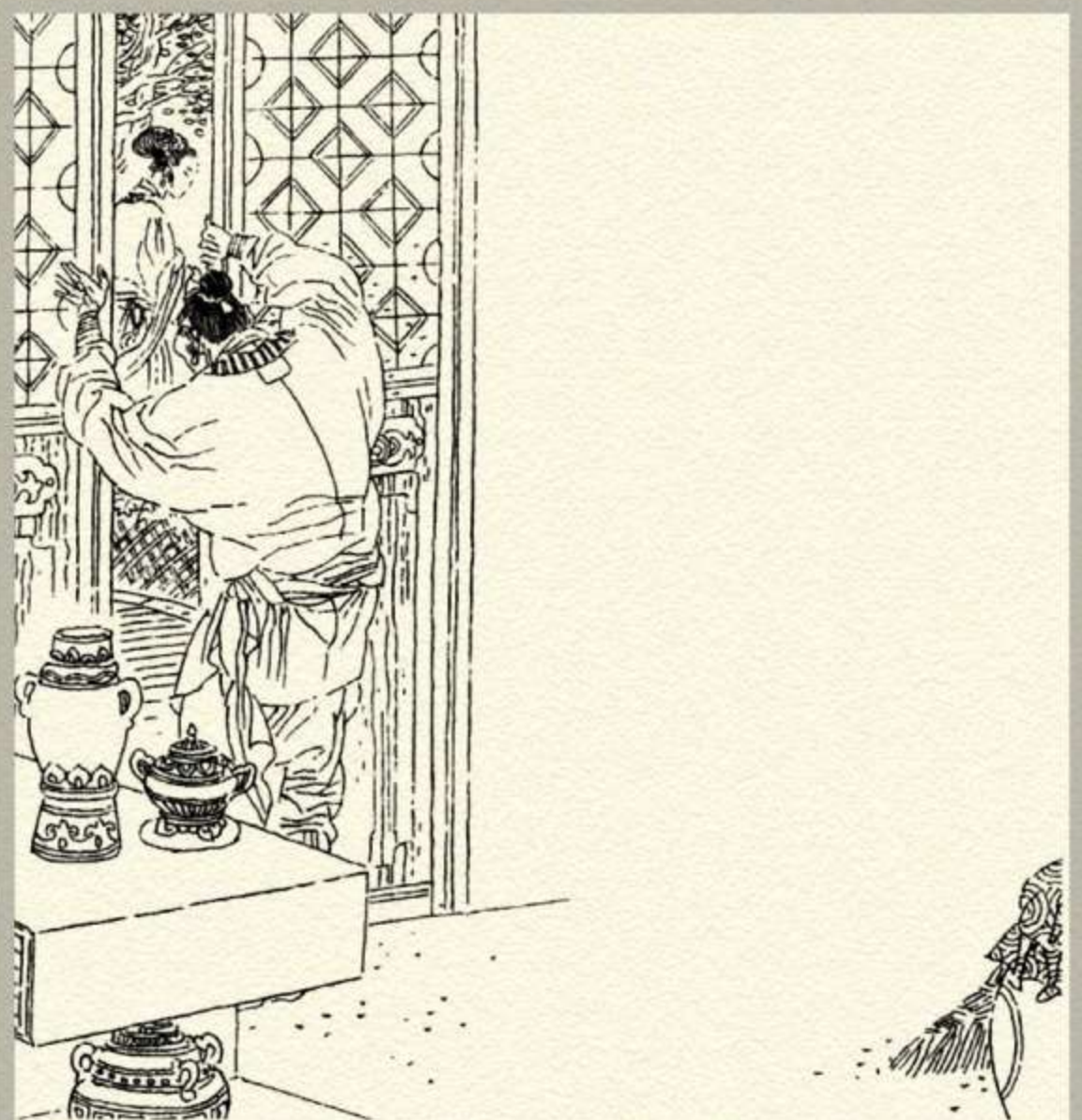
那地上的三个仆人，一个叫林儿，是承休老奶娘的儿子，一向受主人信任；一个是十二三岁的小僮；还有一个叫李应，脾气暴躁，常与主人争吵。承休认定恶徒必是李应。



次日，承休找个借口，好言好语将李应辞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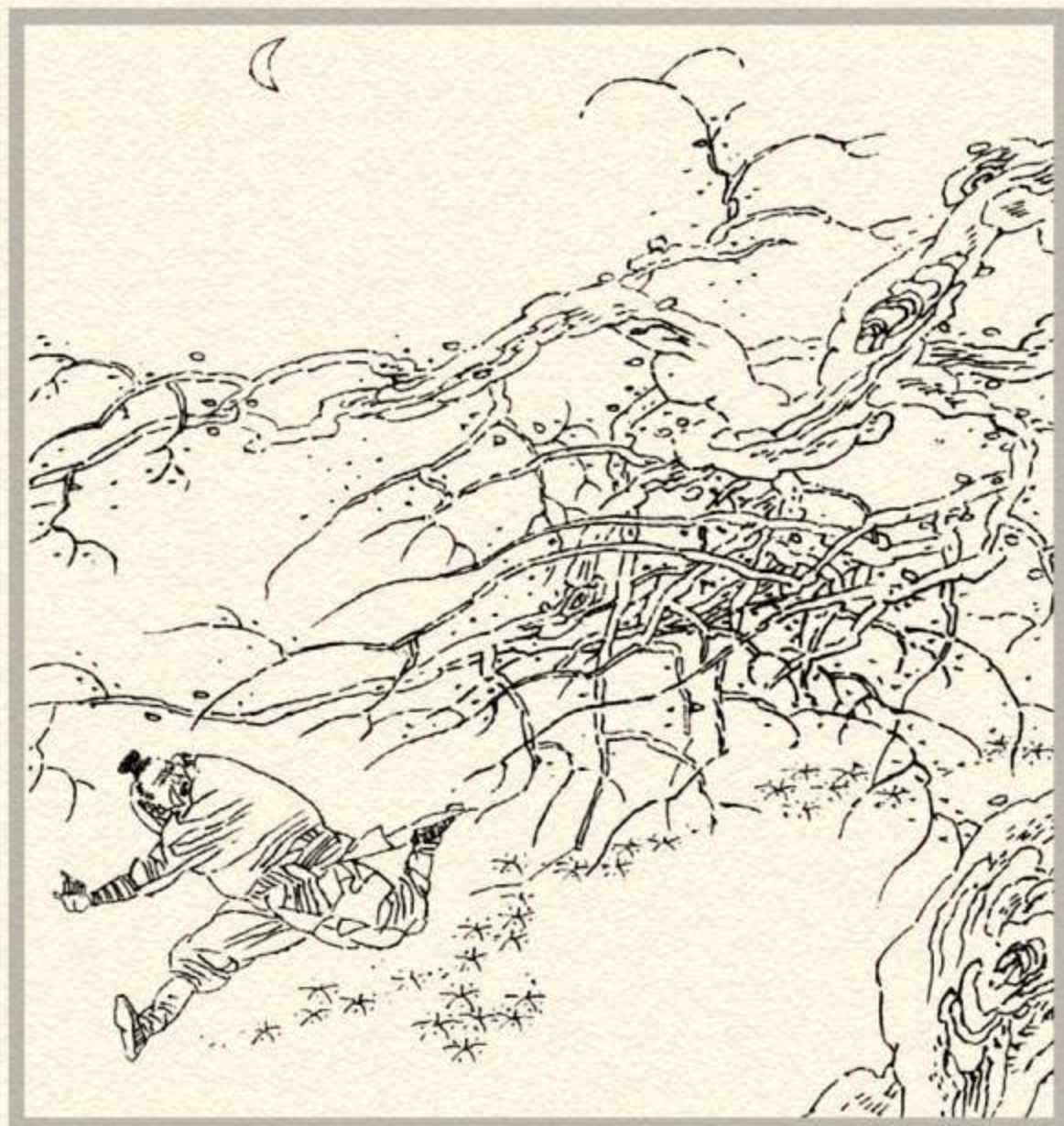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几天，承休不在家，书房外的庭院里菊花盛开，承休大儿子武绅的妻子，到庭院里采菊，正遇林儿一人在书房。



那林儿表面柔顺，心地却很奸恶，看看四面无人，
闯上去一把拉住武绅妻子便往书房拖。



武绅妻子挣扎喊叫，家人闻讯赶来，林儿见事不妙，逃之夭夭。



承休回家听到此事，气恼至极，派人去找林儿，
已不知去向。



过了两日，承休打听到，林儿已投靠当地一御史家做仆人。那御史在京城做官，家务都由其弟掌管，人称「二御史」，是有名的恶霸。



承休过去与二御史有一面之交，便写一信，想将林儿要回遶办。谁知二御史不予理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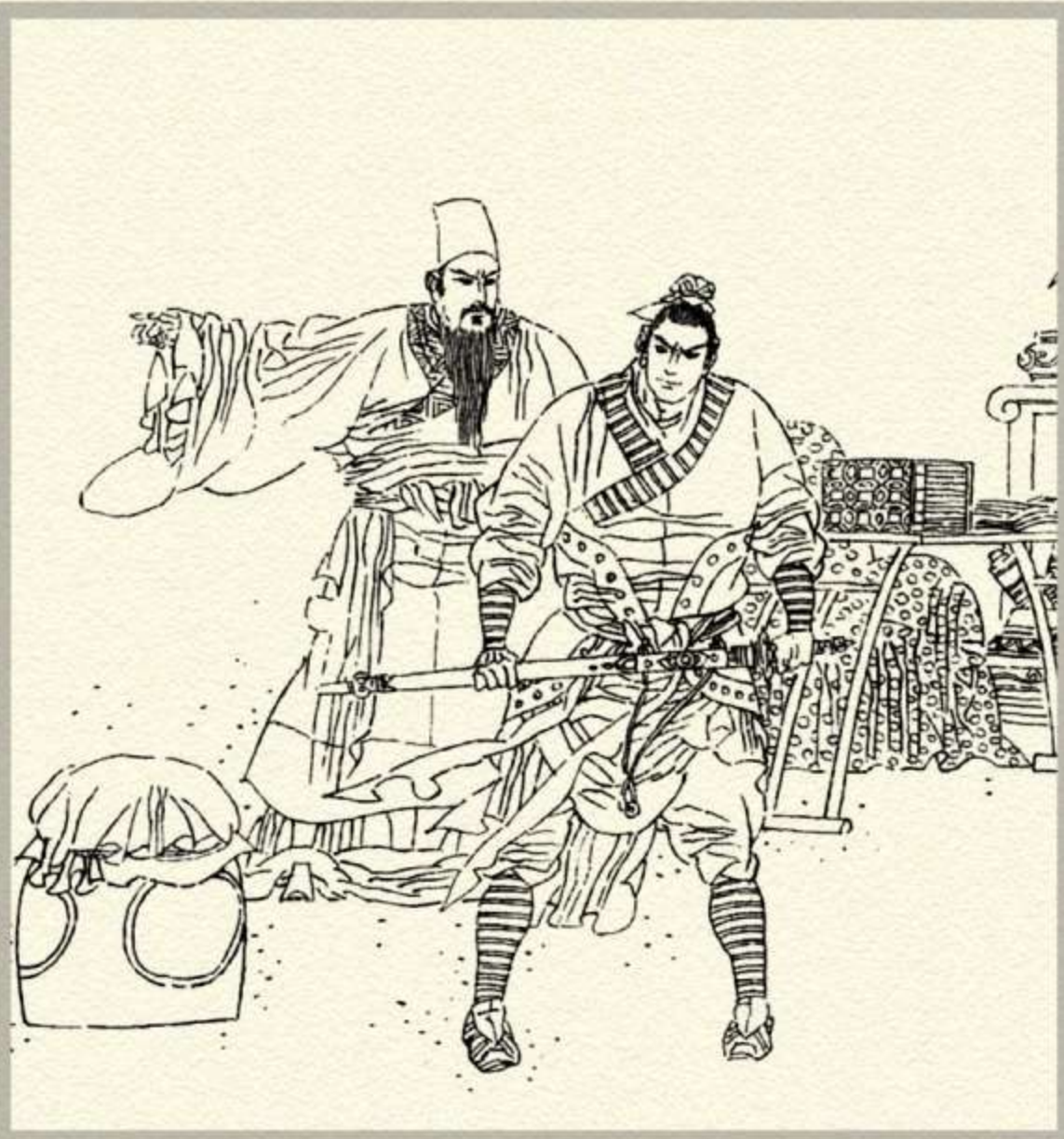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怒不可遏，到县里去告林儿企图强奸主母。



县官虽出了拘票，差吏们却怕御史家势大，不敢捉人，那县官也装聋作哑，不再过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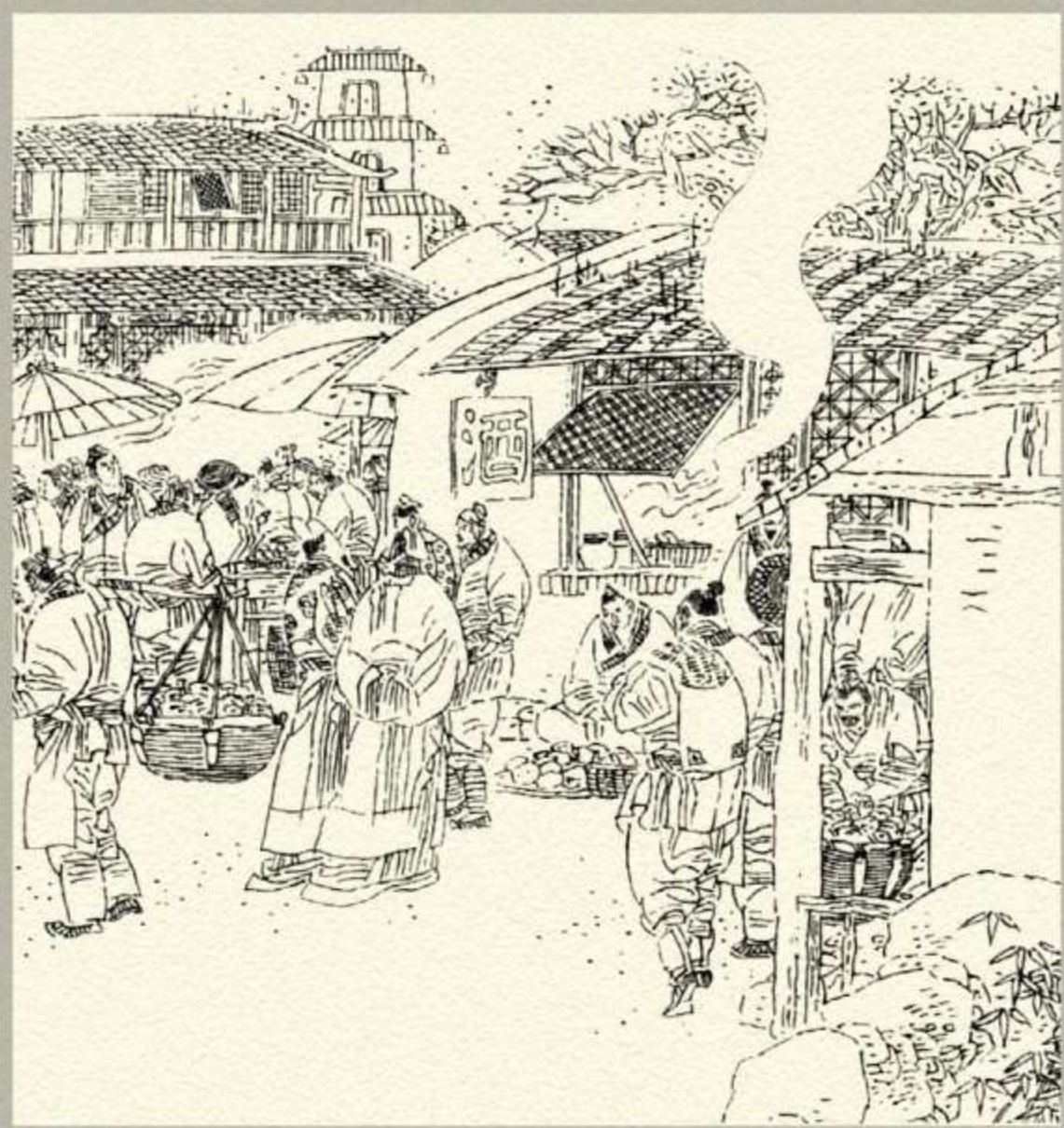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正在家生气，恰好七郎来了。承休将发生的事情对其细述一遍，七郎气得脸色发青，一言不发走了出去。



林儿依仗有硬靠山，武家奈何他不得，越发得意，竟在街上造谣惑众，说武家媳妇自来寻他，并非他有歹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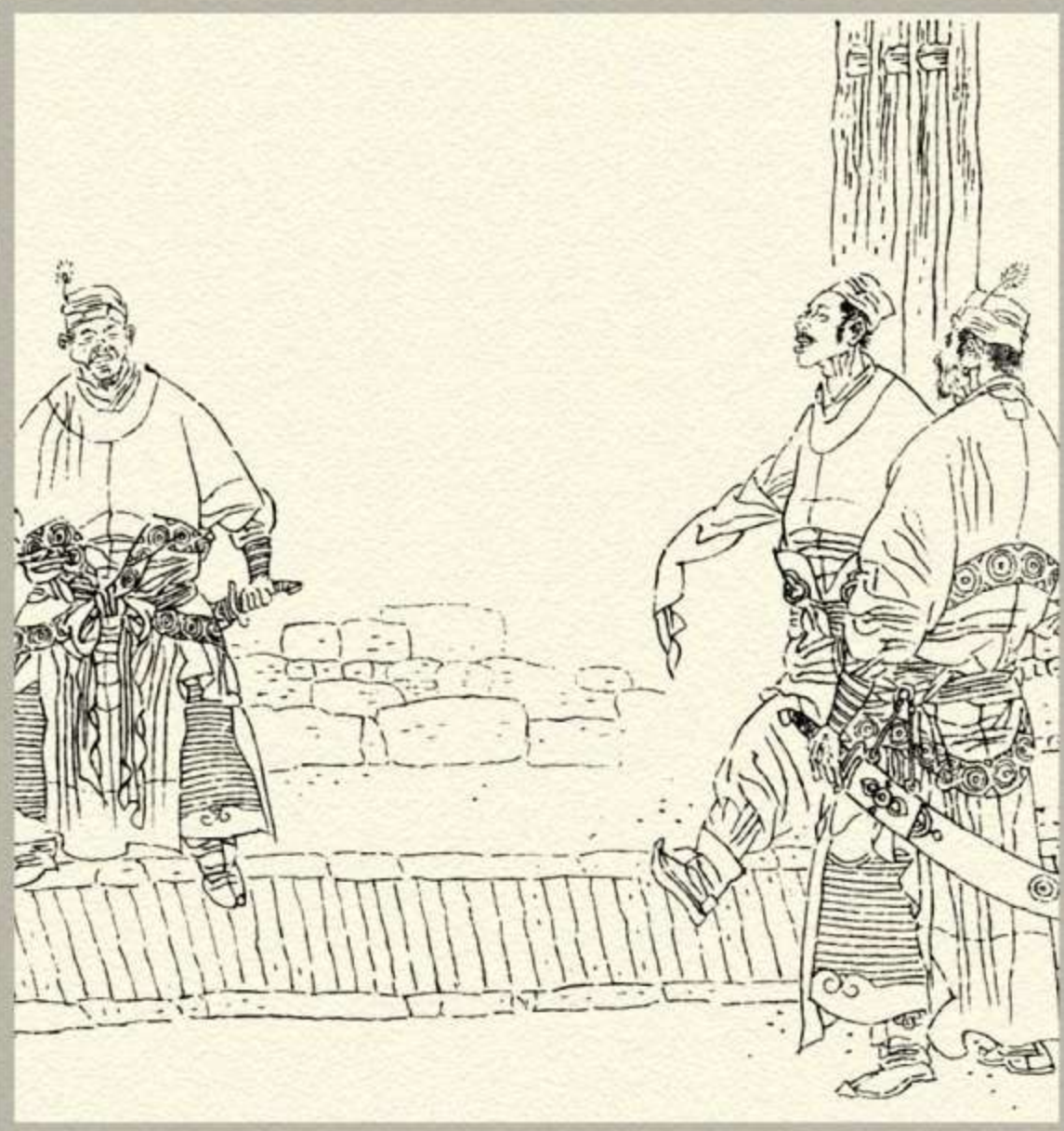
话传到承休父子耳里，有如嘴里被人塞进一把苍蝇。当晚，承休派人在街上寻找林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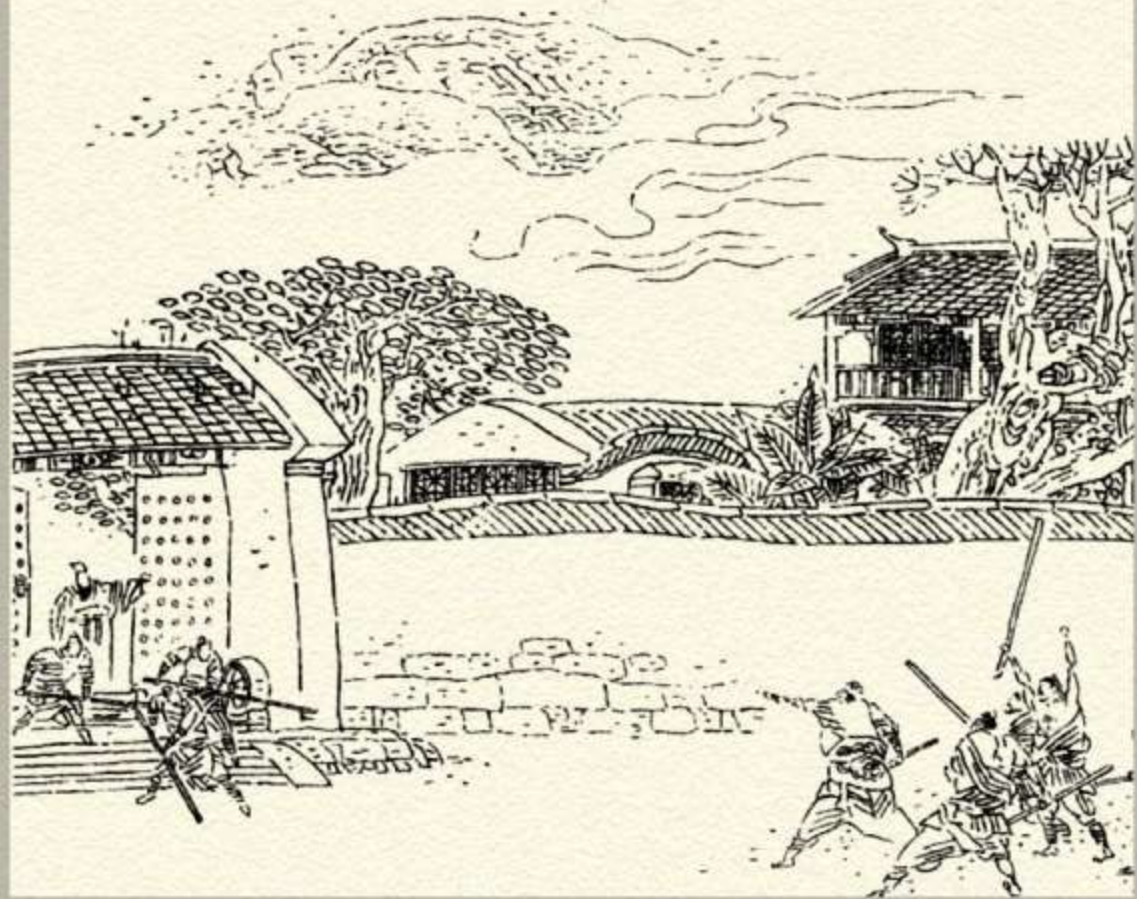
林儿被捉到，武绅举鞭要打，承休怕事闹大，命人将林儿送至县衙惩办。



不料，林儿清早被扭送衙门，过午，二御史给县官一纸便笺，林儿便被轻松地放了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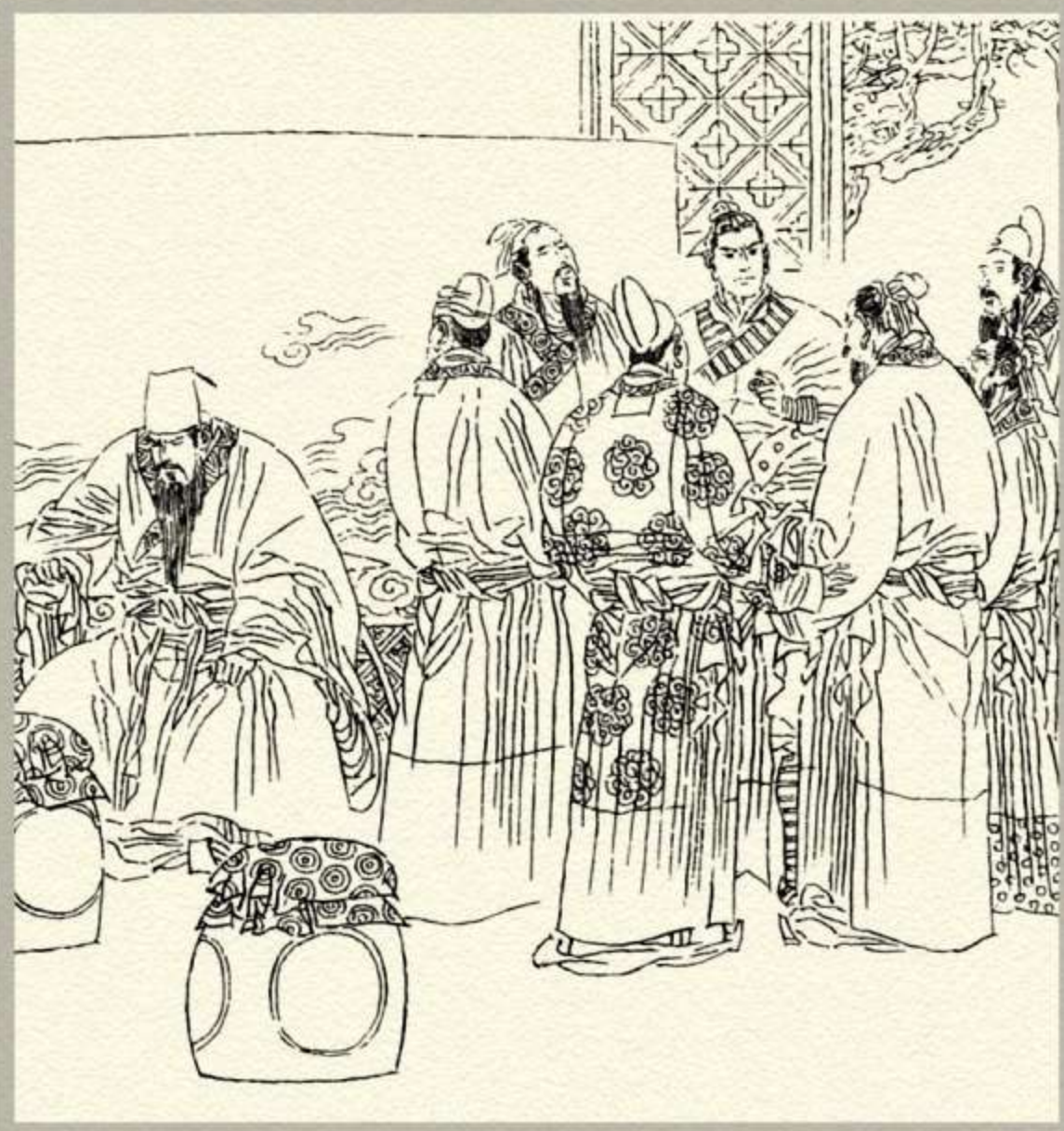
林儿更为得势，纠集御史家几十个奴仆，前来武家寻衅。承休父子忍无可忍，带奴仆冲出门，要同林儿一伙厮打。



此时，田七郎飞马赶来，极力将承休父子劝回家去，紧闭大门，任凭林儿一伙在外边叫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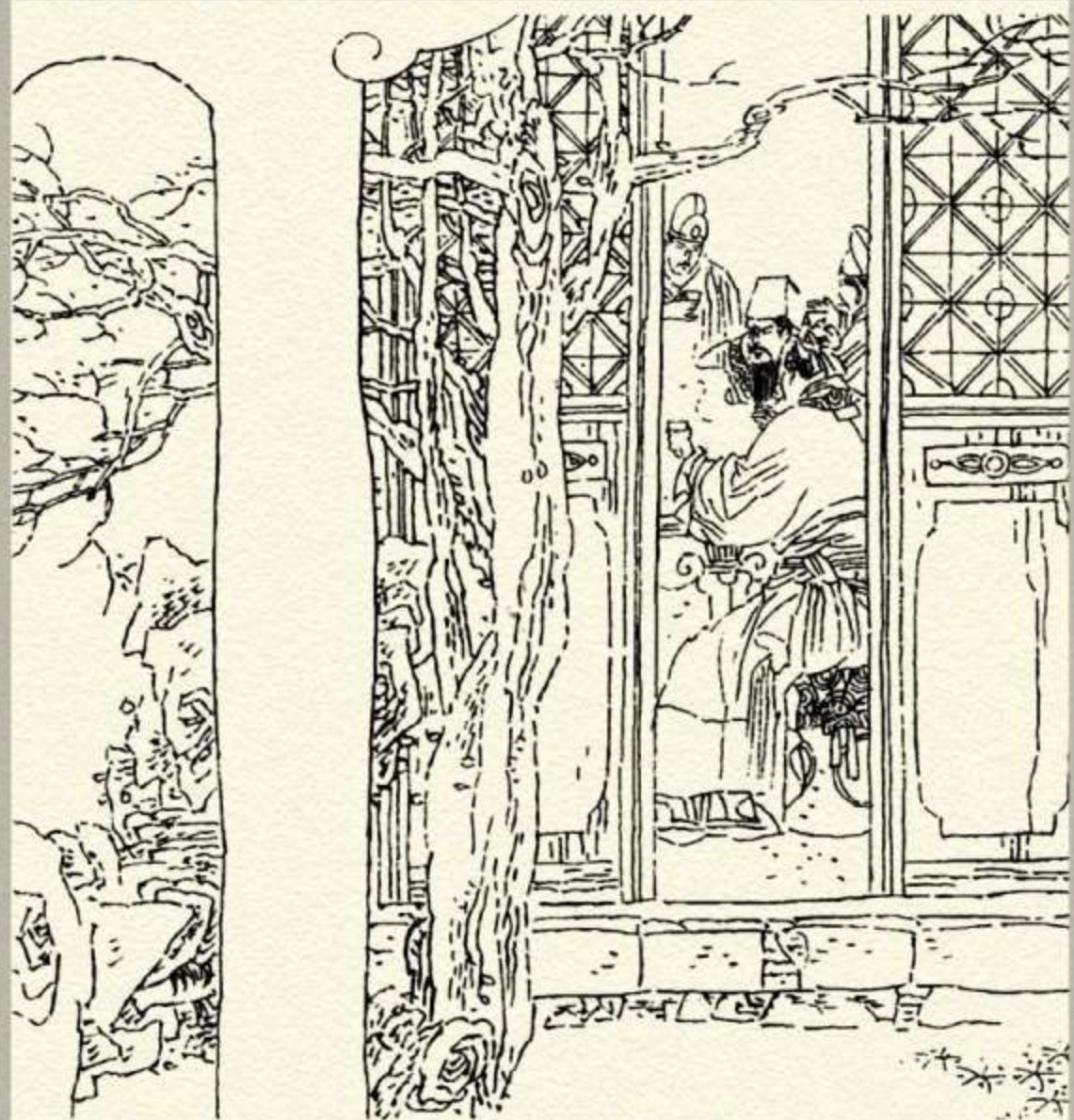


承休怒气未平，七郎叫人分头请来当地六七个名士来家陪伴承休父子，并嘱咐他们昼夜都不要离去。



解闷。

那六七个好友陪伴承休父子整整一夜，在家饮酒



次日清晨，有仆人来报，说林儿被杀，尸体扔在闹市上。承休听罢又惊又喜，心想定是七郎所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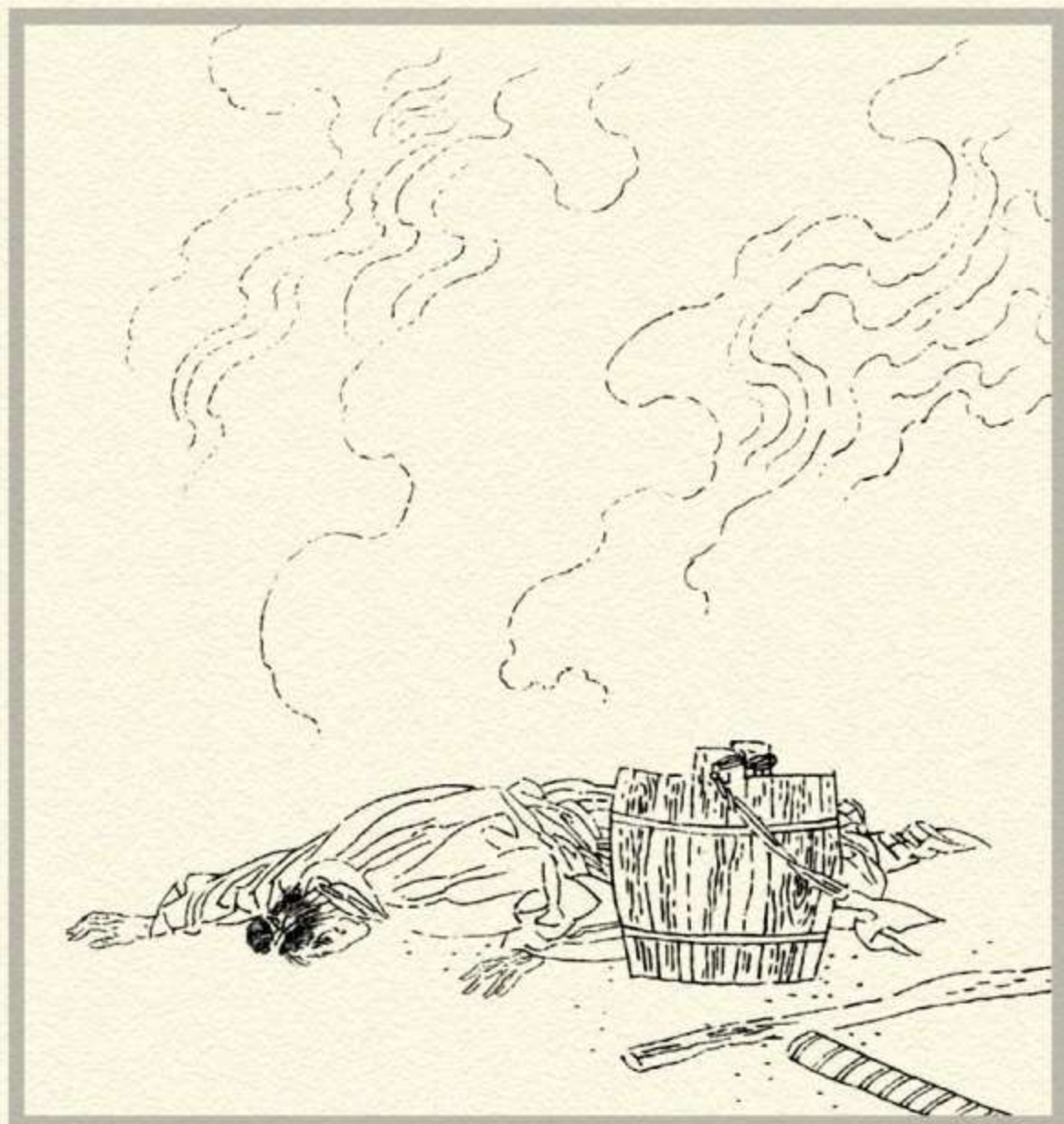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县衙门派人来捉拿武家父子。原来是二御史告状，说承休父子挟仇杀了他的家奴。



承休父子被押至县里，县官为讨好御史家，硬把他们当作凶犯审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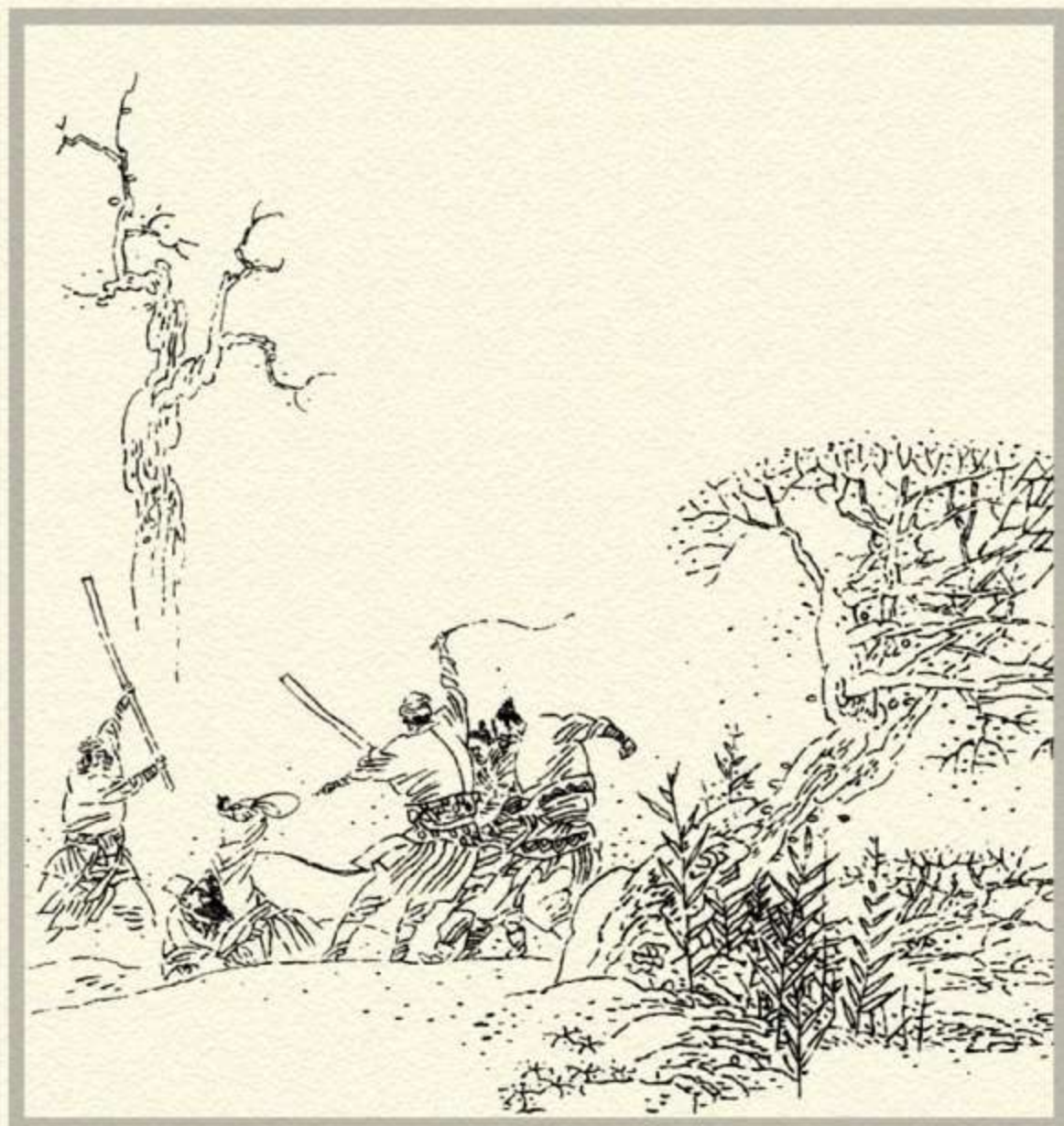
武绅少年气盛，顶撞了几句，那县官恼羞成怒，把武绅一顿板子打得死去活来。



昨夜陪承休父子饮酒的六七名当地士绅，到县衙联名做证承休父子无罪，县官不听，硬把武绅收监，只让武承休交保回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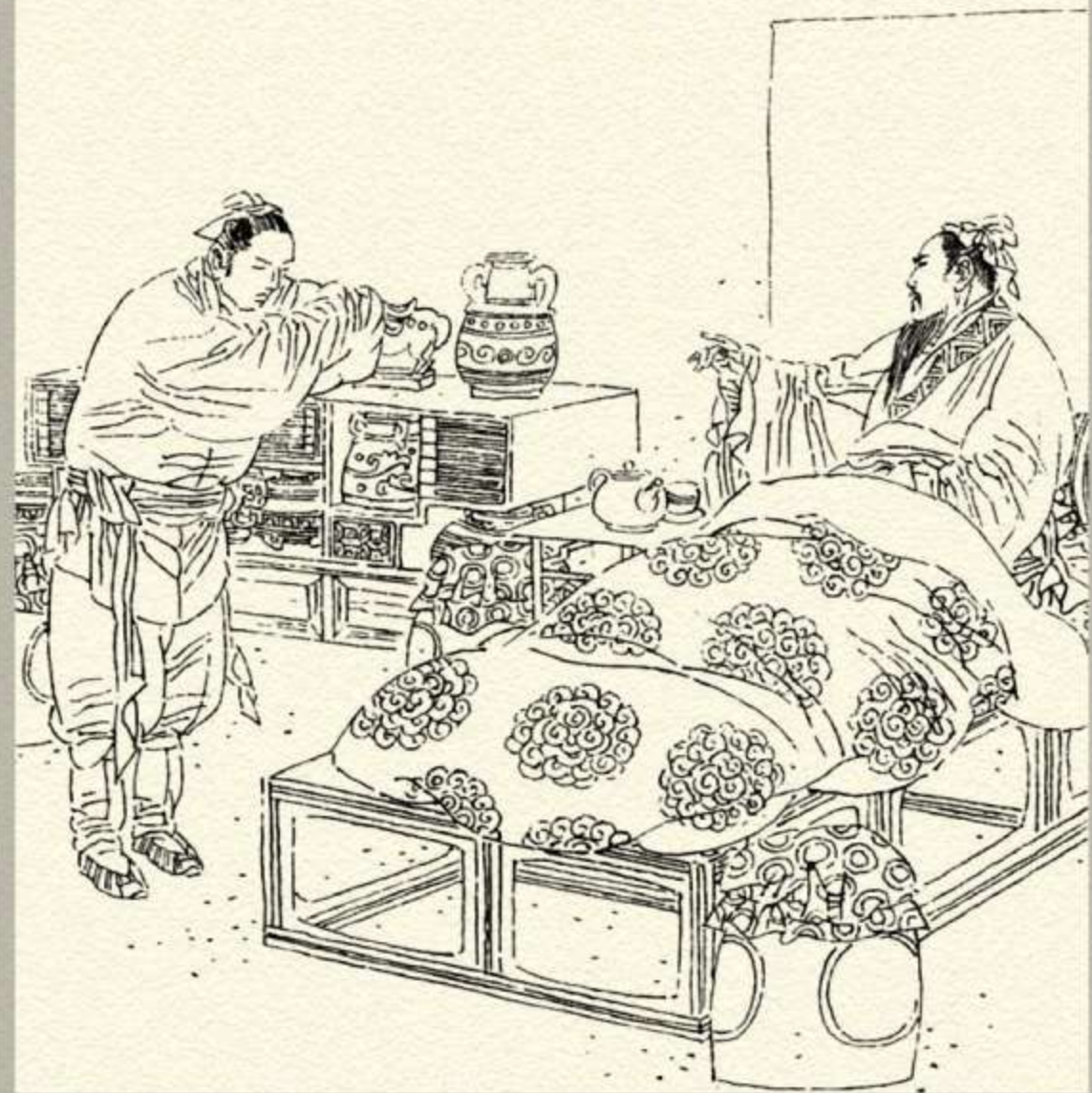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咬牙切齿离开县衙，途中又遇二御史家人的毒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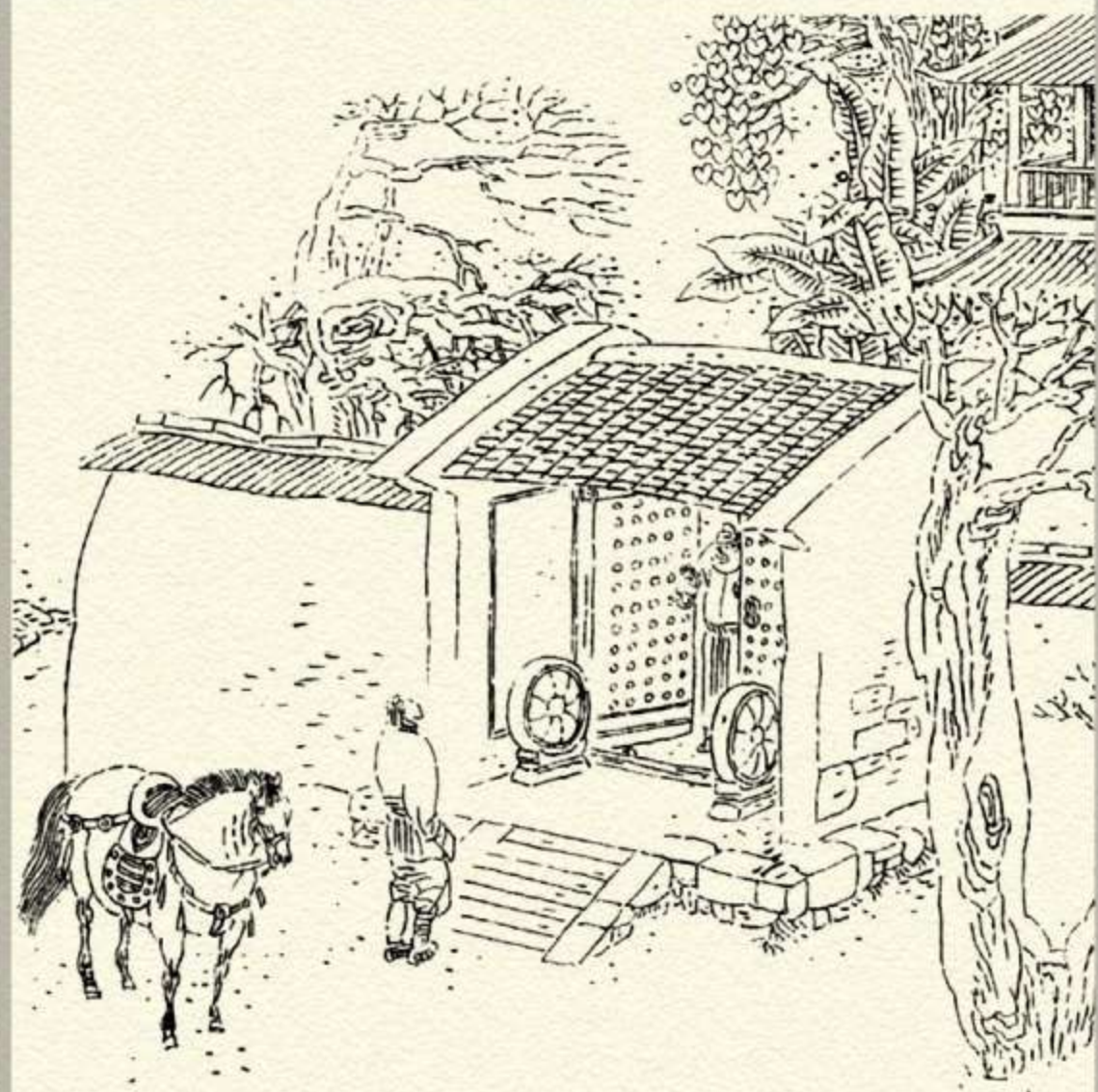
武家仆人舍命将承休救回家中，请医生治伤养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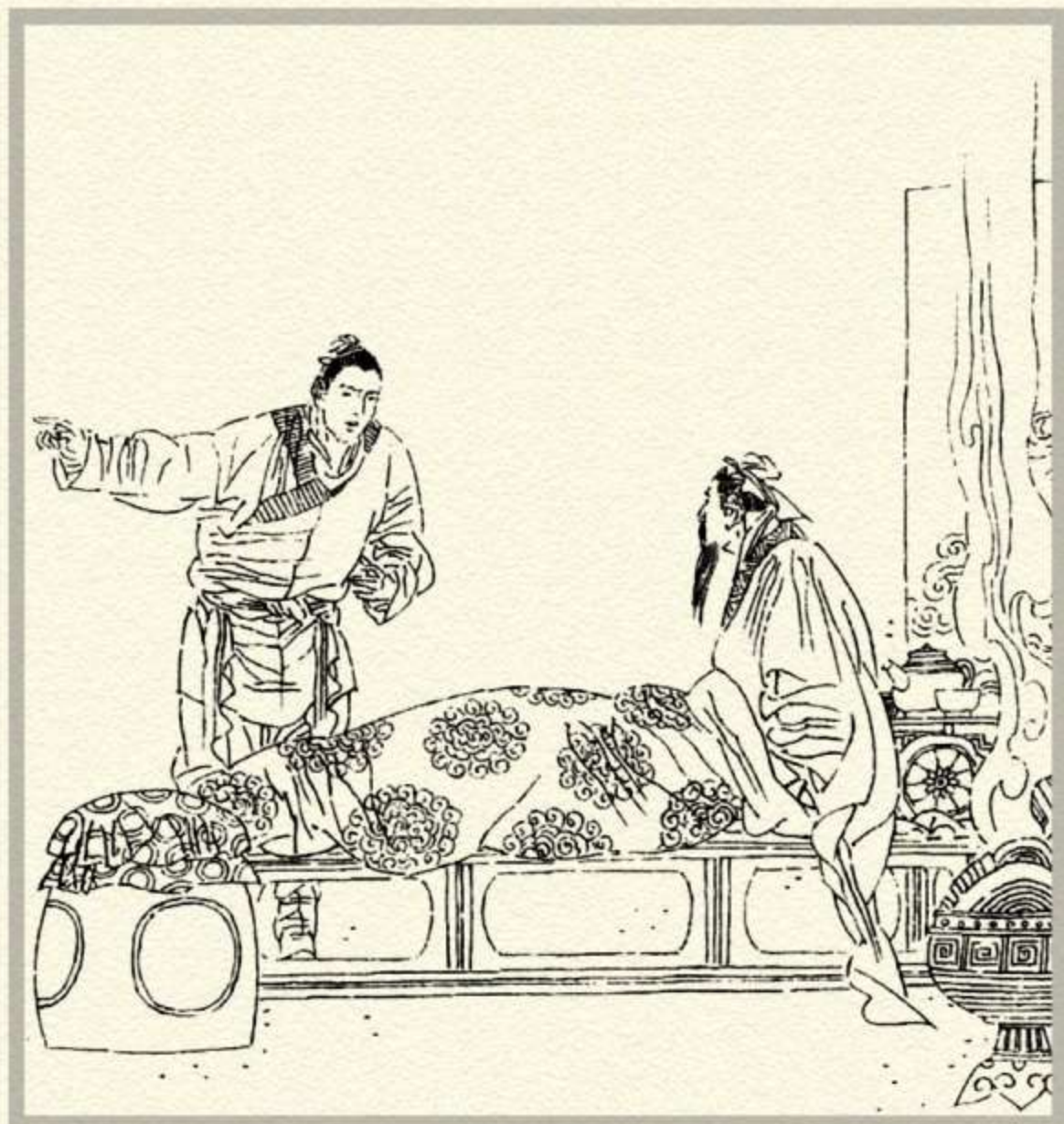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这口怨气哪里咽得下，一面派人找七郎，一面请至亲好友商量报仇。



那班亲友见惹不起二御史，都托词不愿插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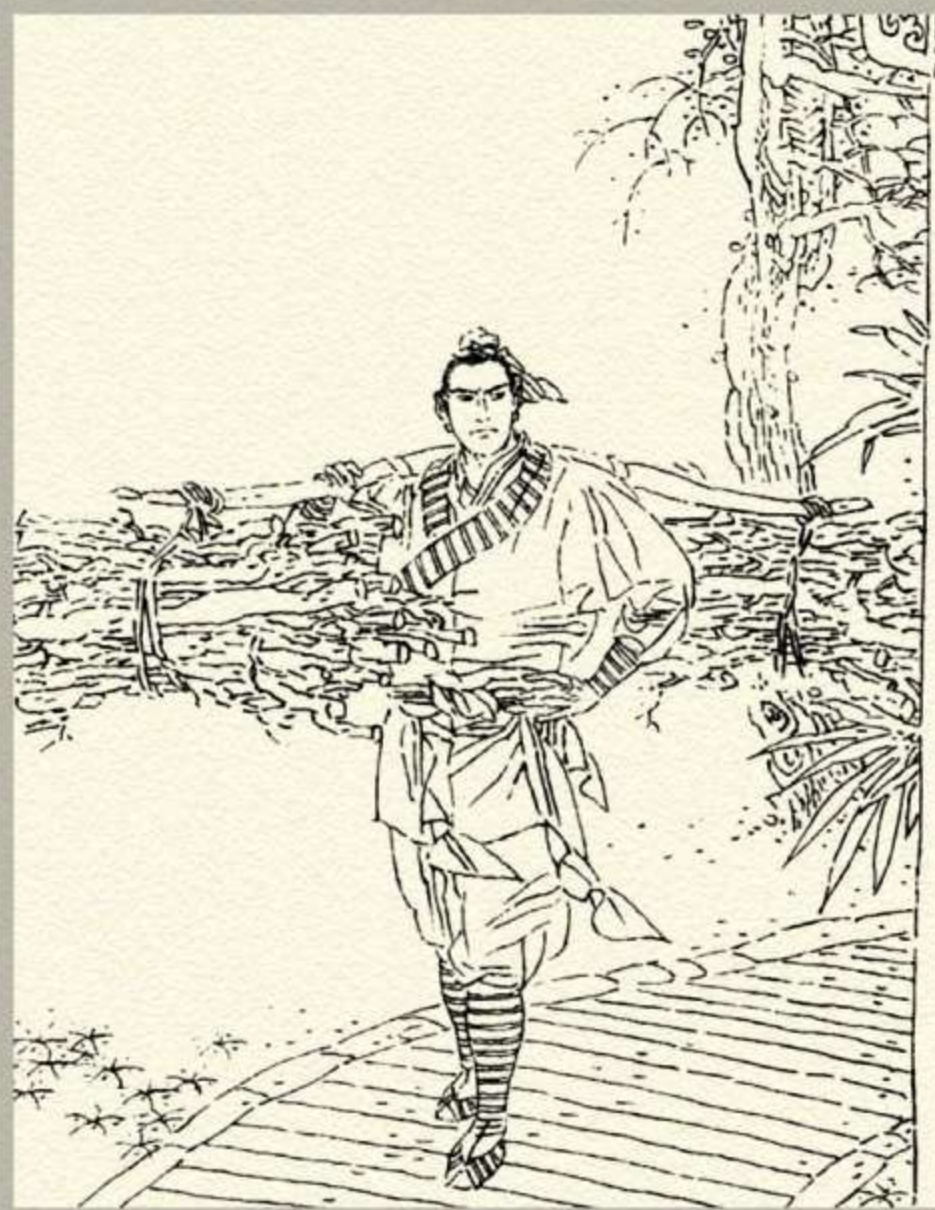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悲愤交加，心想只有七郎与自己肝胆相照，定会前来。谁知派去的人回来说，七郎一家已不知去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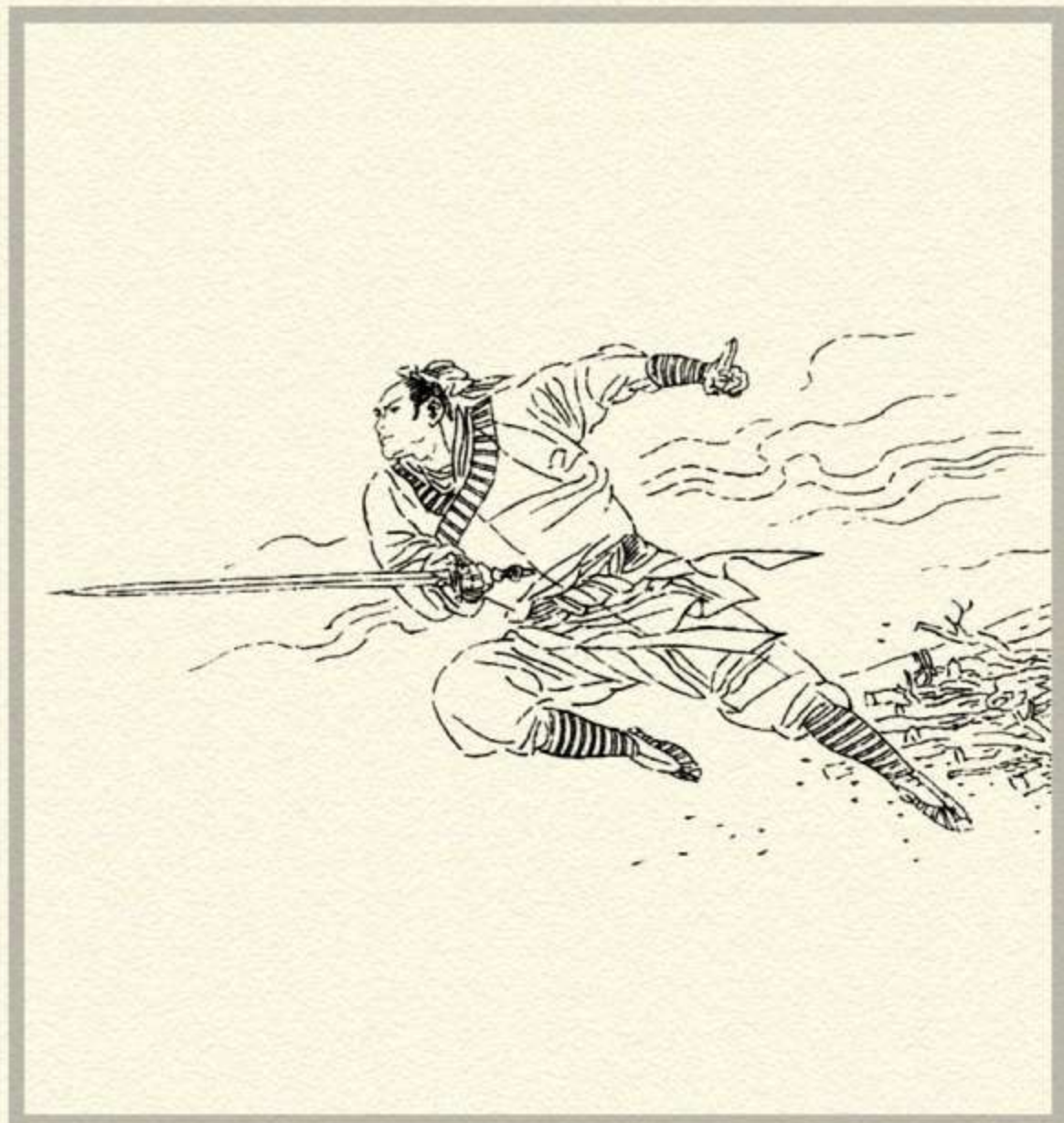
二御史为斩草除根，又亲来县衙贿赂县官，设计陷害武家父子。



二人正在内厅鬼鬼崇崇交头接耳，一樵夫挑担山柴进入院内。似乎要奔厨房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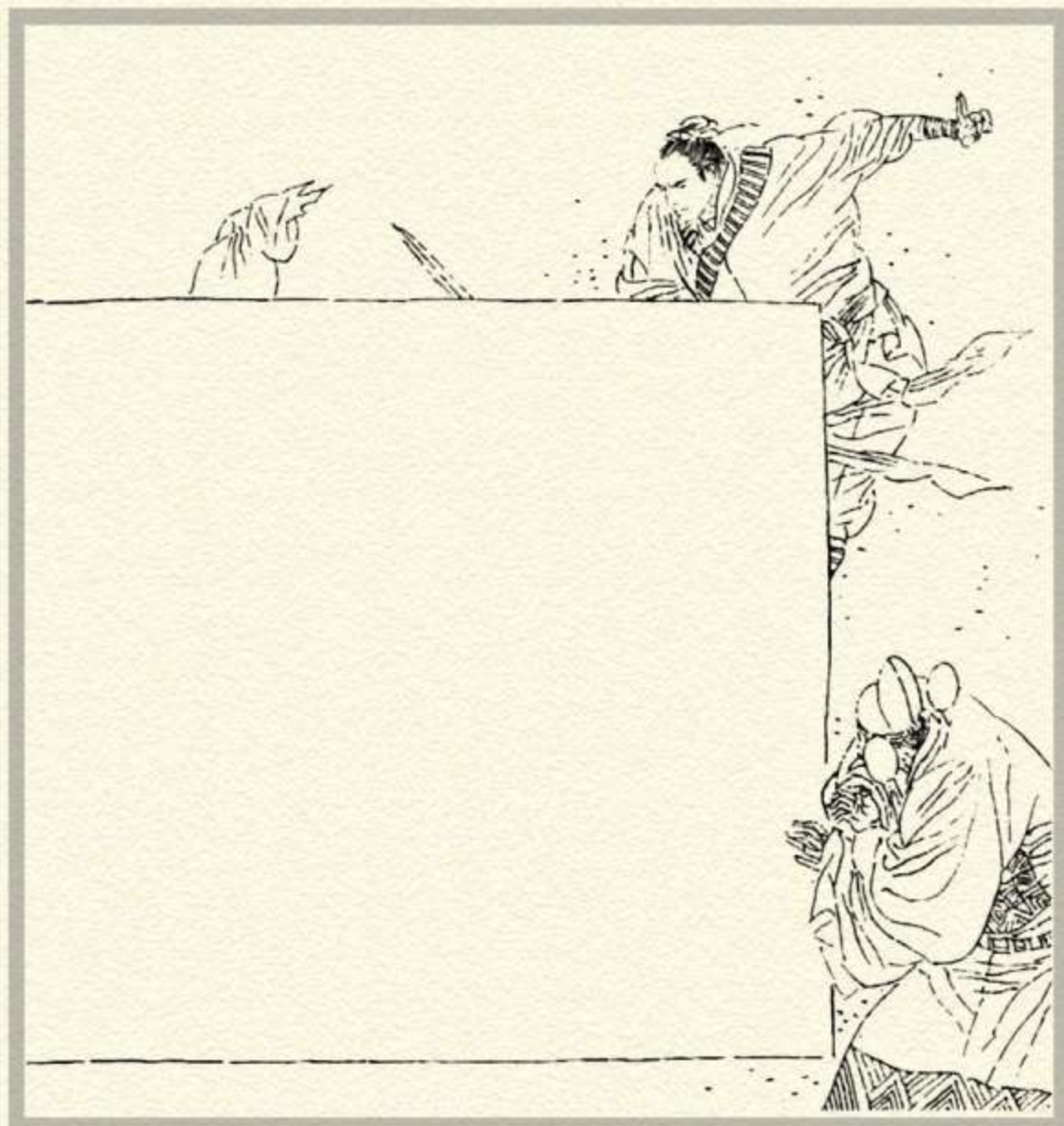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那樵夫扔下担子，从柴捆里抽出一把利剑，跃进内厅，直奔二御史挥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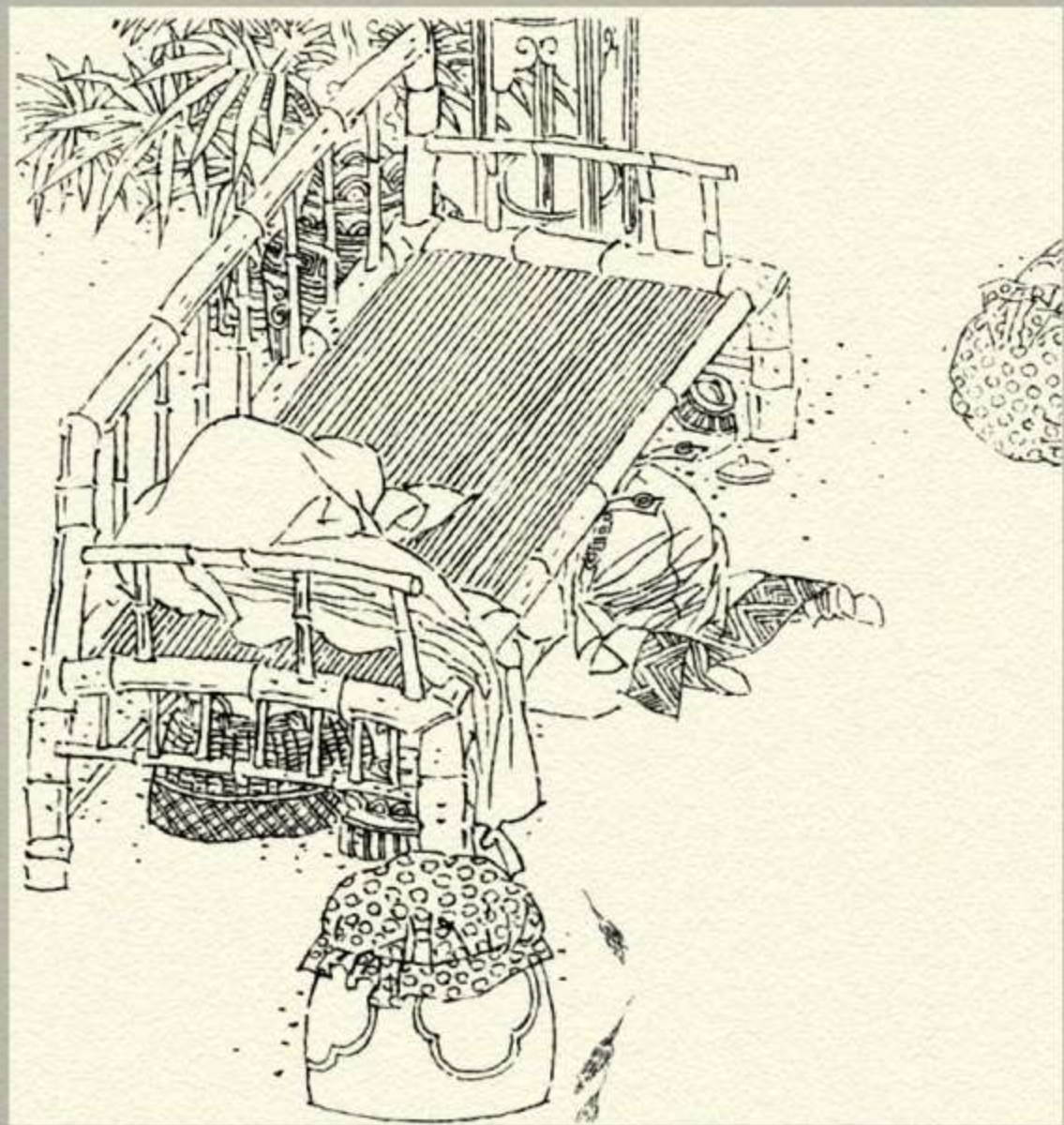
二御史惊慌失措，伸出双手去挡，只听「喀嚓」一声，双手被剑齐腕削断。



二御史还未及叫喊，第二剑已到，人头滴溜溜滚落地上。



那县官连滚带爬，逃进后屋钻进竹榻下面。



樵夫正要赶杀县官，早被衙中的差役团团围住。



那樵夫看看脱身不得，举剑往脖子上一勒，立刻倒在血泊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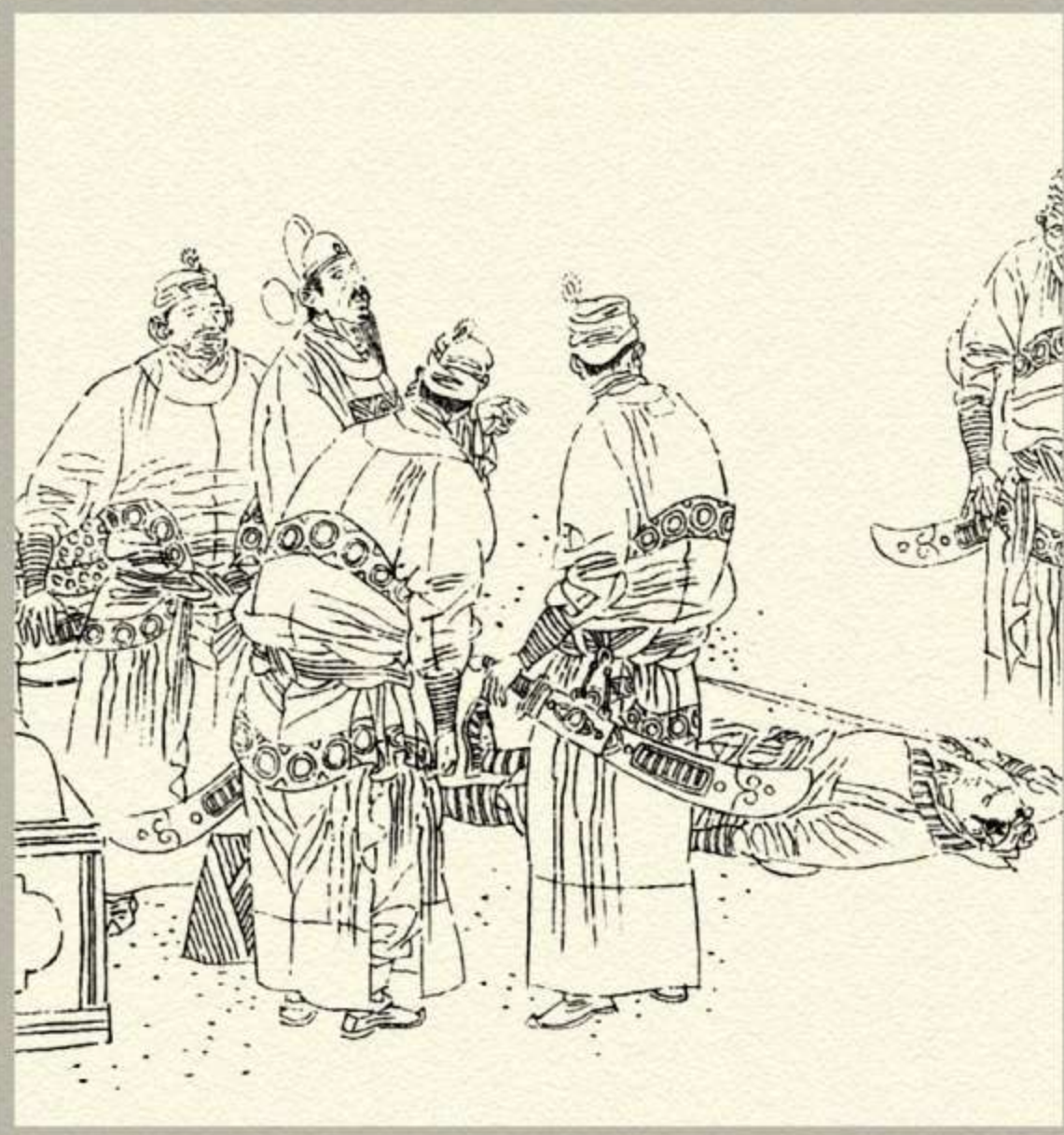
差役上前辨认，方知这樵夫便是没有名的猎户田七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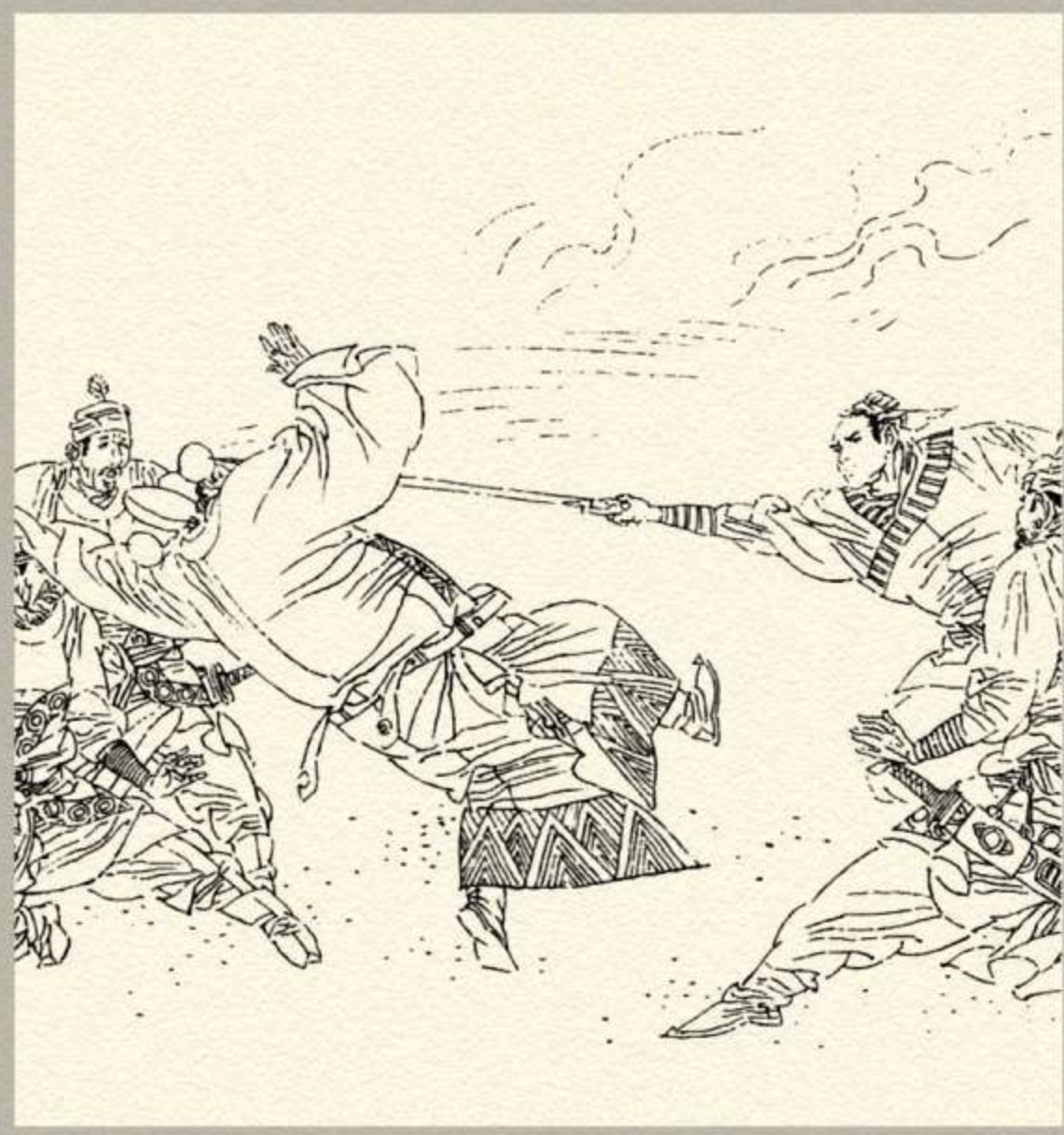
那县官躲在竹榻底下瑟瑟发抖，被差役们找到，拉了出来。听说凶手已死，又神气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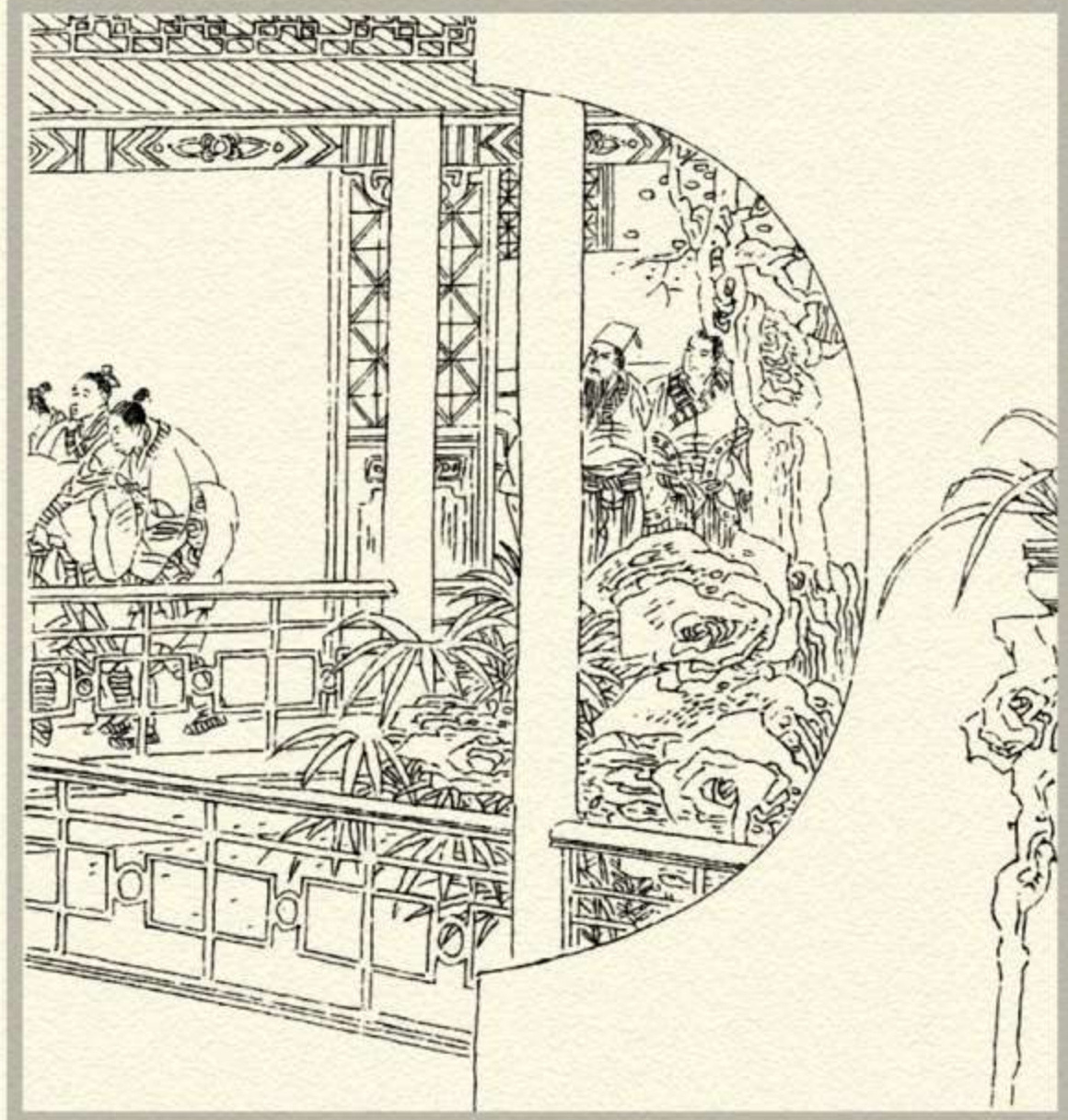
县官大模大样上前查验七郎尸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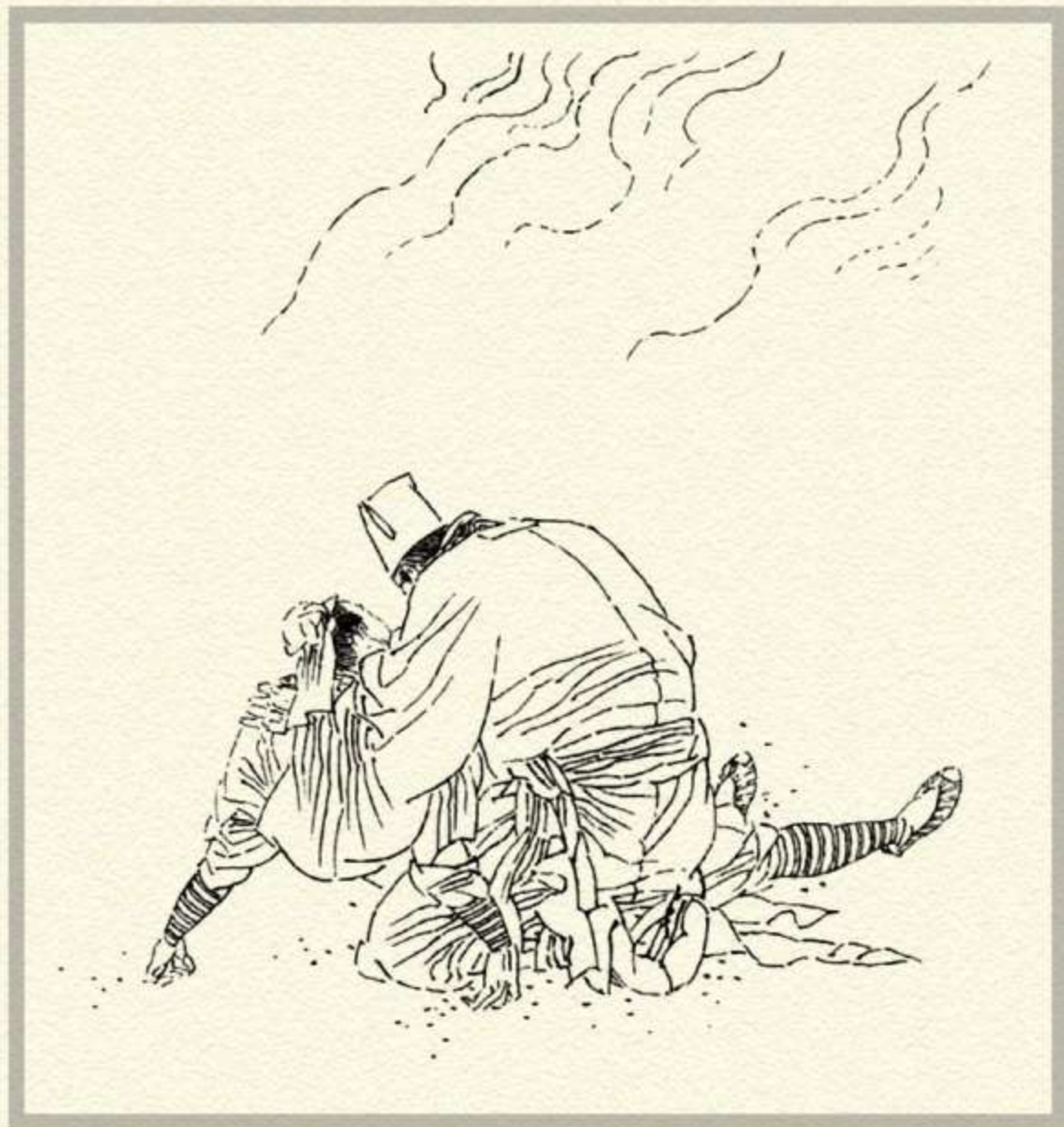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七郎一跃而起，怒目圆睁，举剑直向县官头上砍去，连乌纱帽带脑瓜儿，都一劈两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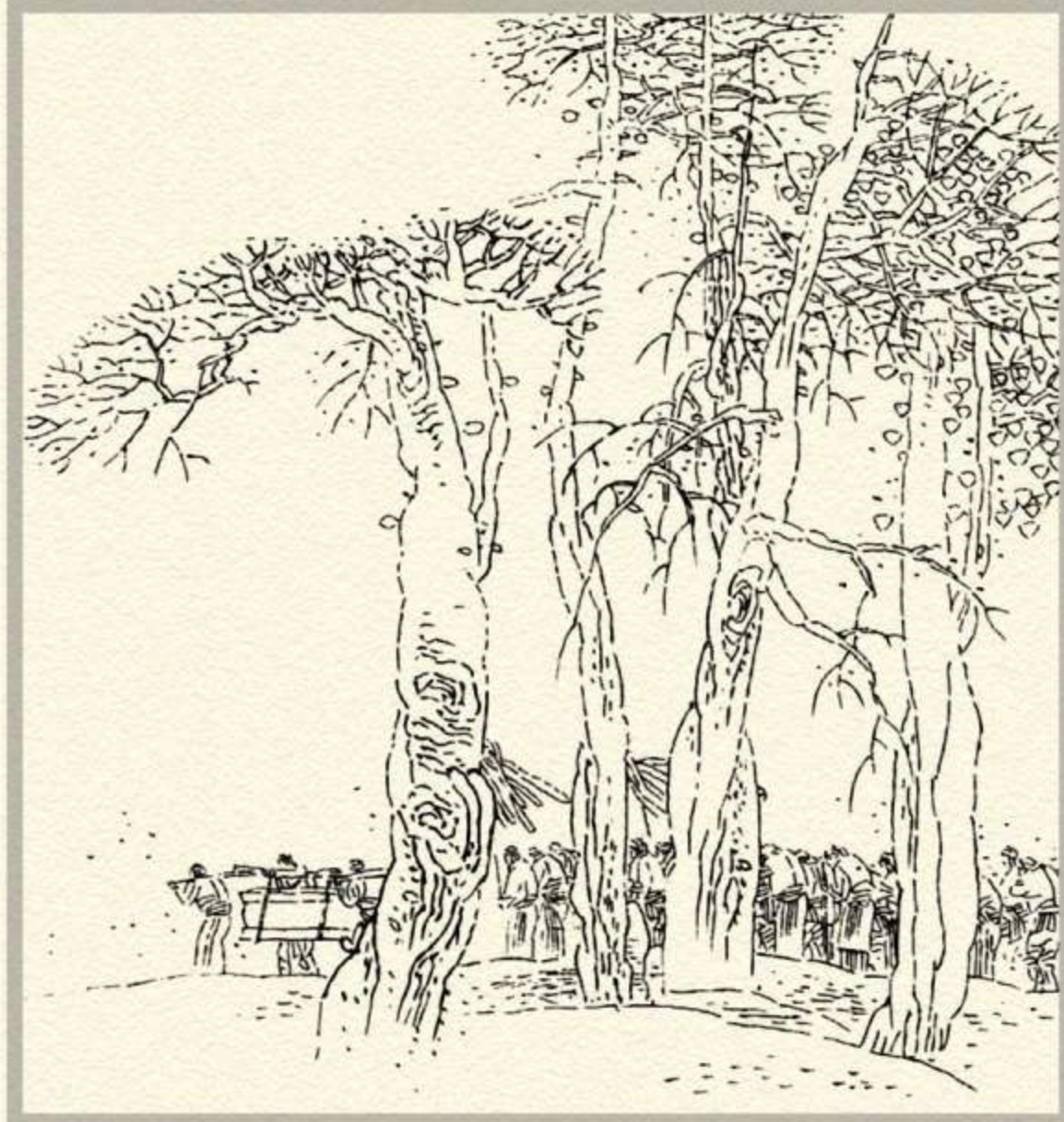
那地上的三个仆人，一个叫林儿，是承休老奶娘的儿子，一向受主人信任；一个是十二三岁的小僮；还有一个叫李应，脾气暴躁，常与主人争吵。承休认定恶徒必是李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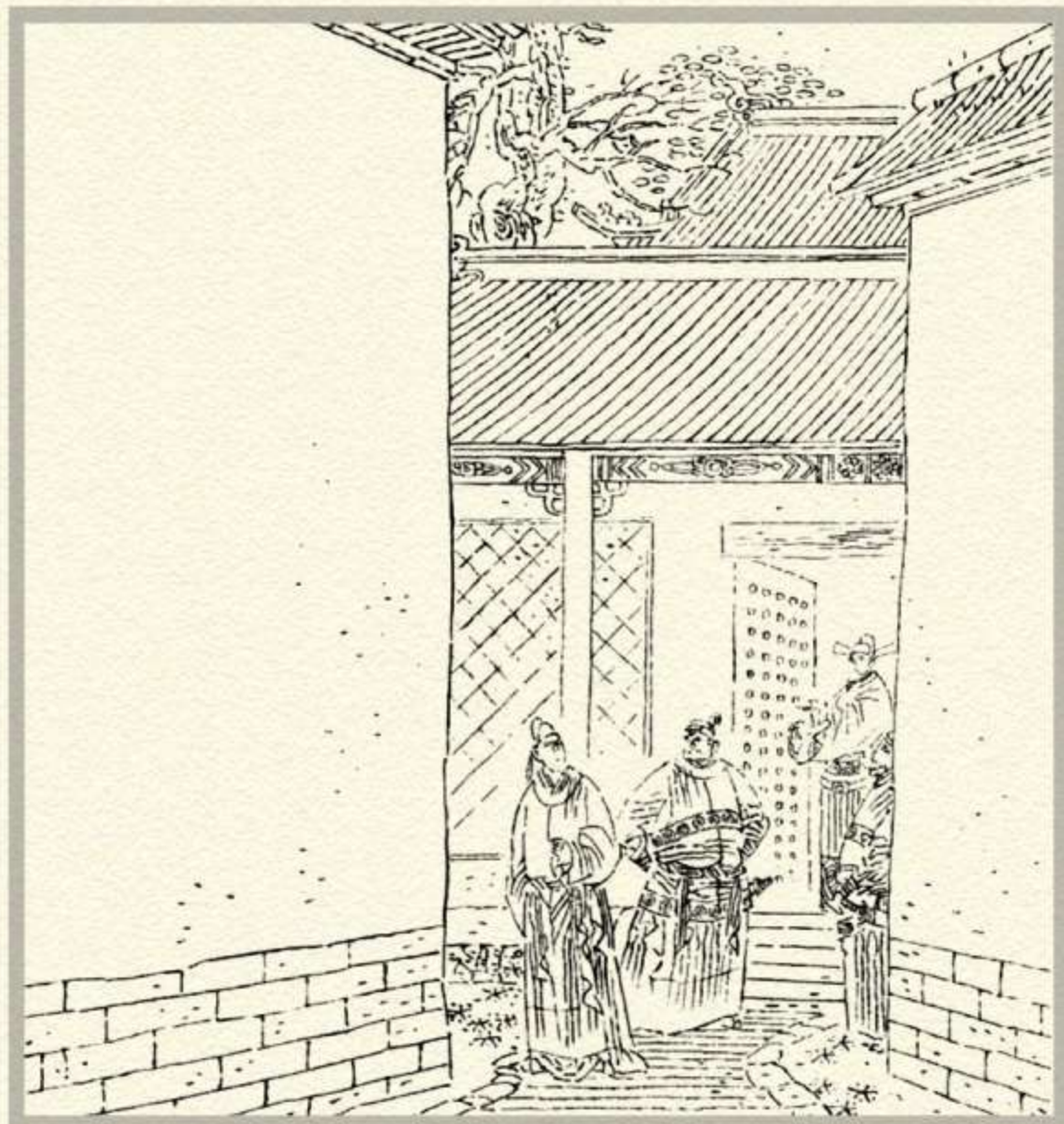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闻知此事，不避嫌疑不怕牵累，亲赴现场，
抱着七郎尸体痛哭不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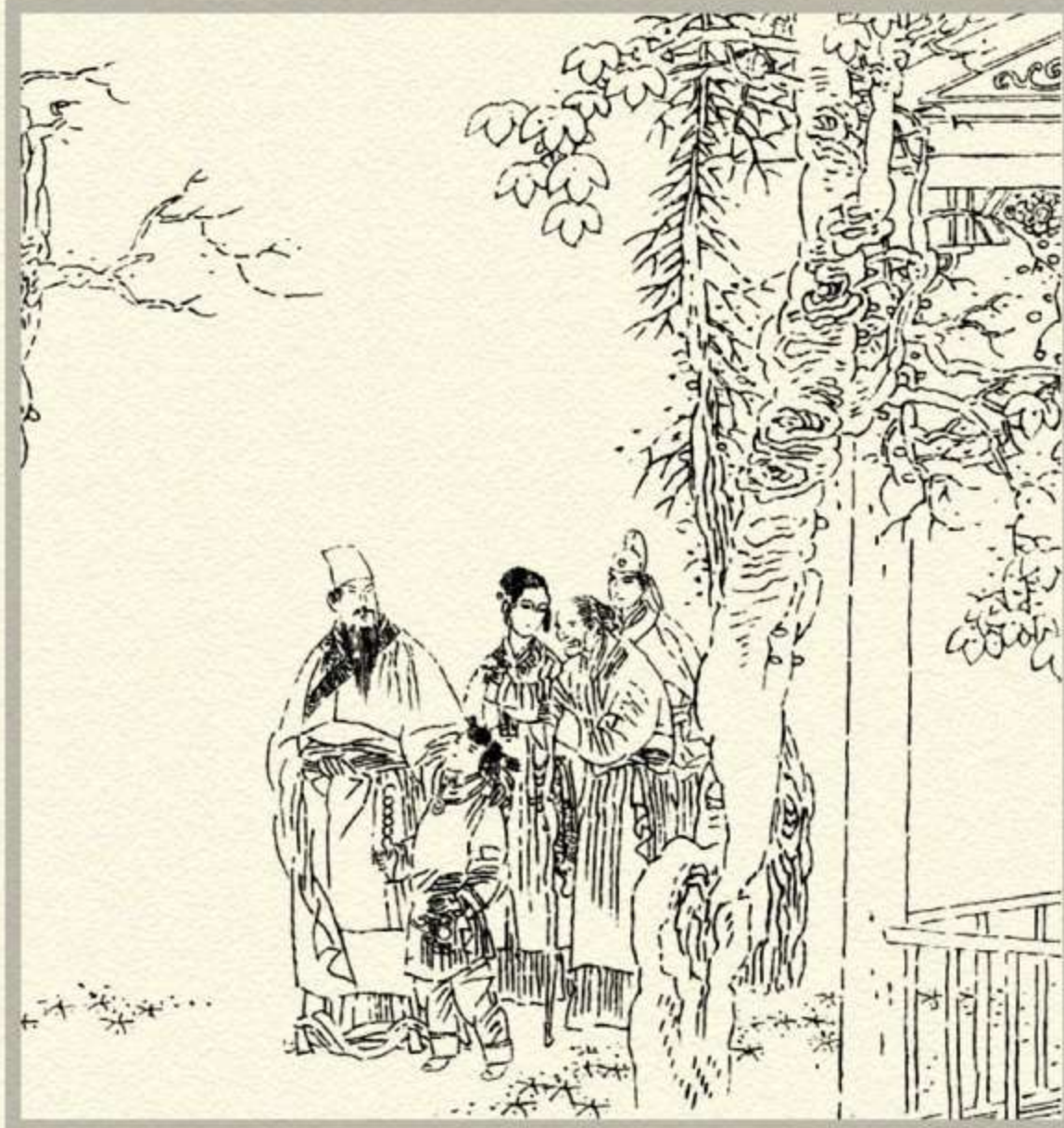
承休买棺盛殓了七郎，当地百姓都来送葬。



官府和御史怕犯众怒，只得放了武绅，不再追究此案。



后来，承休父子找到七郎的老母和幼子，迎回家中，当作亲人一般奉养。





田七郎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下

原著：蒲松龄

改编：田 秋

绘画：周 申

封面：杨顺和

出 版 人：刘子瑞
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
技术编辑：高 振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92
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